

柯汀遺稿
四

碑銘
謚狀
傳狀

共五

16
2352
4



2352
5-4

柯汀遺稿卷之七目錄

碑銘

郡守

贈吏曹叅判金公

益福

神道碑銘

大司憲文獻孔公

瑞麟

神道碑銘

山清首露王廟碑銘

鳳山李文靖公

隨

遺墟碑銘

諡狀

吏曹判書近菴尹公

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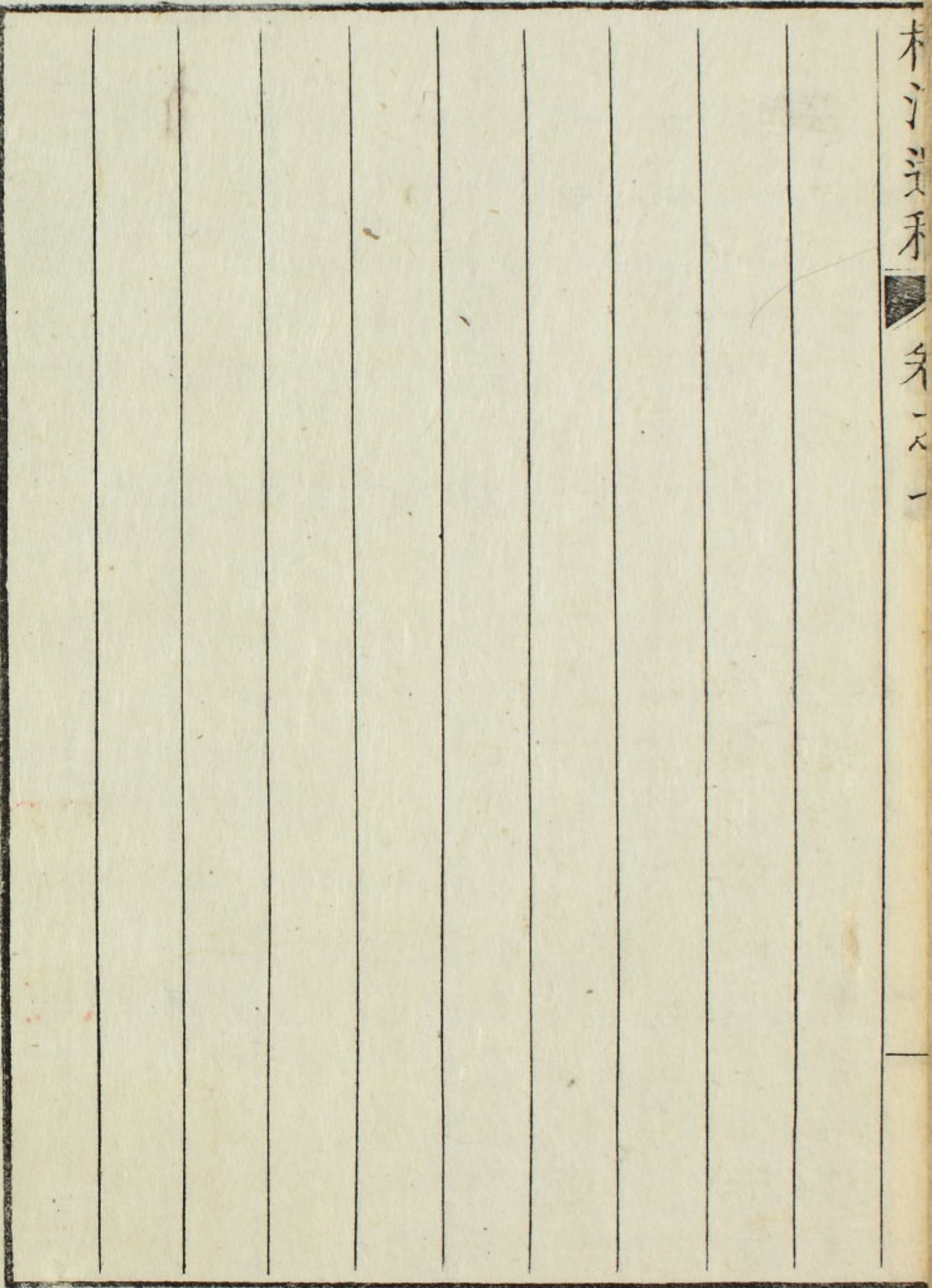
諡狀

吏曹判書澹亭南公

泰齊

諡狀





柯汀遺稿卷之七

碑銘

郡守

贈吏曹叅判金公

益福

神道碑銘

并序

正宗二十二年戊午全羅道儒生李台圭等以故郡守金公益福及其子瀏漈沈孫之純之重之白三世七節不可沒也上言曰益福南原人高麗文貞公坵之裔以乙巳名臣李若海為外翁吏曹判書臣盧禎其師也亦嘗講劇於先正臣金長生就而鄰焉其系閩淵源如此少登第由春官郎出為湖西亞使轉綾城令當壬辰倭燹上西巡益福與前縣監任啓英



等灑泣草檄辭義激烈南方士大夫多應之間有斬獲功輒讓與人丁酉居憂元帥臣慄起之爲從事值郡吏迸竄靈光缺遂便宜補之慨然莅危急之地輯兵民躬偵哨誓心殉國竟歿軍中太史臣植修國史體府臣恒福著壬辰錄並採錄之死事臣尹安性檄文亦與郭再祐齊稱爲其先倡於二南也若其三子者繼而起義瀏爲義兵將梁大樸從事早歿萍當甲子亂與其季沈募兵粟到礪山賊平以軍餘糧三千輸之官朝廷拜寢郎不出事載湖南募義錄儒臣尹鳳九金元行序之而先正臣李緯銘壙以實之沈之

選丁巳司馬也同年唱金墉議遂瀝血草疏或尼之揖諸生徑歸不赴榜自南漢媾成兄弟偕隱泯泯然以沒世先正臣宋時烈題其墓曰萬曆進士之純薦王子傅將陪質于藩耻履胡庭不應相臣鄭澔誌其事之白學於先正臣金集除教官亦不就時南明人林寅觀等漂到耽羅用事者畏虜喝將縛致燕之白與兄之重聯疏甚激慨按道格之而重臣閔鎮厚稱尊周之義憤不顧身云蓋其奕世高節後先炳朗父訓其子子承其父皆乃祖啓之也今 聖明御極明春秋之義獎貞亮之臣雖於百世之曠且遠抱一節

一行者無不受朝暮遇焉惟此金氏一門合蒙褒嘉以風江漢之南書入 王若曰金益福三世七人倡大義辦大節文忠記文貞史可按而近內閣哀集忠壯公梁大樸遺事其祭忠壯文志決身殲如見其人益福陞 贈其子若孫有職者加 贈白徒教官於是公 贈吏曹叅判兼帶優於例濬之純之白並執義瀏沈之重教官一日而下七誥盛矣哉古未有也公字季膺系扶安文貞之後簪組蟬聯麗革落南四世諱錫良進士有文行享瓮井書院諱光察訪公之父祖也公以嘉靖辛亥生癸酉升太學其科庚寅其

卒實戊戌始天將陳璘駐順天璘素伉使氣我文武長吏供其軍者多遭挫辱適於公徵餉馬公在郡督漕轉括境內馬足其數而軍校春芳嘗被罪蓄憾毒潛與二官吏匿三匹欲激怒督府以傷公都督中其奸杖及焉夫人安氏血指訟冤者五道臣將發其狀芳逃降倭二吏就戮當是時賴夫人之義憤感於人得以復仇讐彰忠勤非獨公爲賢夫人亦烈也夫人已卯賢良處順孫葬風谷壬坐與公同原而異塋三子卽瀏濬沈一女士人楊起南瀏無子濬男之純也沈四男之鳴進士之聲文科郡守有治聲叔季卽之

重之白也後承蕃昌不盡記而公之贈也之白五世孫壽民來京師受恩誥今之乞銘者掌令圭夏於之純亦袒免之孫也竊觀國家當有事之日湖南人士輒奮袂投戈爭先赴之爲急蓋本於壬辰諸公是則公之功非止於一時而况其祖子孫所樹立卓犖然如源泉之滾滾隨其所觸濶而文瀾生是故遇桴鼓之警則甲冑其仁義也處冠履之變則巖穴其尊攘也是豈無所自而然哉蓋聞公之學以勤實二字爲終身符少而賢師稱其着力於義理不事口耳晚從老先生遊畢竟所成就得於問質之間者爲多若謂

儒者之寡於勇吾不信也銘曰

學焉茂施未攘時乎奮績未襄軍於殲聲未颺汨鬱兮彌章千歲一遇於 聖王

大司憲文獻孔公

瑞麟神道碑銘 並序

仲尼後六十二世有君子者顯於箕邦曰休巖先生諱瑞麟字希聖孔氏之系見於太史公世家降而在漢爲僖安國褒與融唐有穎達宋有道輔元明之際微焉非無人也其賢不足世其家也至諱紹衍聖公浣之諸子仕元爲貴臣見元政亂東使於高麗留不歸恭愍王采之昌原昌原譜始此子俯取正考父鼎

銘以自名其清直聞於時入本朝 太宗以提學徵不起是號漁村七傳而至公公與漁村皆賢者也周內史過有言曰物莫能兩大所以中國之孔氏衰而流于東者若是著乎自縣監 贈兵曹判書諱義達兵曹參判諱悌老滌至于諱淑禮曹參判公以上三世也妣竹山朴氏郡守仁元女也公以成化癸卯生於水原之文公山下稟性正直好讀書及長學於寒暄先生之門與靜菴先生爲麗澤友 中宗丁卯舉進士旋擢庭試亞元己巳以郎官入對請撤法筵女樂未幾除司諫院正言極言時政得失又請罷忌辰

齋及內需司戊寅陞吏曹參議遷大司諫疏論三公才器其畧曰鄭光弼有宏厚夷曠之度申用漑英豪超邁長於辦事而發言率意不深於謀猷安瑋操心處事克慎克審但無師友之力不能虛受國論又曰善類登崇俊乂布列見善必褒嫉惡如仇而患得失之輩見屈散地指斥清流更相標榜自生疑訝云初袞貞輩毀靜菴諸賢飛語日騰鄭文翼申文景安貞愍並居台輔務主鎮安公奮然曰不塞其源其流不止遂抗章卞之羣小側目時李公世仁亦敢言不諱人爲之語曰老而愚者李世仁少而愚者孔瑞麟蓋

譏其不能脂韋汨稽與世浮沉故謂之愚孰知其愚爲不可及也已卯爲左承旨就直十月旣望之夜袞貞等潛從神武門入誣告靜菴諸賢喉院不知也公蒼黃詣閣下袞貞張燭坐公直前詰其狀袞熟視不語俄而命下公及諸承旨柳仁淑等皆下獄遂拿致靜菴冲菴諸賢卽夜將殺之賴元輔文翼公入對涕泣苦諫諸賢並減死杖流竟賜死公坐廢者久癸巳鈎黨稍解修撰具壽聃李浚慶等爲公言 上欲用之值金安老用事復黜安老死乃敘戊戌除京畿監司大司憲明年除黃海監司明年還又明年卒實辛

丑元日也葬于龍仁完墻洞枕坎原墓前舊有剝落短碣特書平生清苦四字卽公遺命所以明其志也配坡平尹氏府使承世女大司憲侃孫生二子謙叅奉諶監察其後久不振幾不知世有昌原譜 英宗丙寅 上念公名節特 贈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至 先朝封 顯隆園於水原路出九井村西乃公舊基也 上每輦過感公爲名臣而其姓有自卽其地朔闕里祠以祀夫子乃諡公曰文獻錄公後以宗孫胤道及胤東爲叅奉胤恒尋登文科皆公以下幾世也今距先生三百年矣其嘉言善行殆湮沒無

傳如已卯錄所記特大畧耳權忠定撥金思齋正國已卯遺直於公爲後死忠定師友錄曰公寡言端重剛直敢言不屑屑於小節思齋挽詩曰淵源尋洙泗事業慕唐虞以是質諸夫子之言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又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公其近之歟嗚呼靜菴先生以大賢之姿逢千一之會慨然有志於三古公於先生學同師仕同道上下翱翔夾贊明廷以風裁自持尤嚴於陰陽淑慝之際當是時羣彥彙登治道垂八九成而傷之者至焉此志士仁人之所涕也袞貞敗安老繼之爲君子者難乎免矣惟

公以清名峻節忤小人殊甚然而前後蒙兩難其受禍反輕晚而乃亨若將有爲也而天又嗇之壽豈非命哉昔仲尼反袂而泣麟傷其出之不時也若公之生其以時耶其不以時耶銘曰
彼君子者其佩纒纒何斯取斯而友而師世溷濁矣清而揚之誰謂其苦我則如飴惟其好之是以能持其風之自俟百乎而

山清首露王廟碑銘

并序

鎮寬嘗遊駕洛墟謁首露王陵又拜居登王像於超仙臺爲之躊躇者久洛國雖褊小王之父子關鴻濛

據山海偉功奇蹟亦千古之英也傳世至仇衡王爲新羅所并其遺裔爲金海之金金海古駕洛也西去三百里爲山清縣縣之王山寺有累石而窿然者舊稱大王陵夙著靈異倭寇莫能犯猶未知何代封也去歲旱鄉人士閔景文等齋謁禱雨雨遂至寺僧益神之發祕函示其書及物書卽名禪坦瑛所記曰寺本仇衡王之水晶宮王遜於茲而葬焉時蕭梁大通八年王之孫大角干庾信從而立祠上及首露云其古物若弓劍若錦袍王所御也影幘則王與桂花后也王之像甚偉其有仙臺之典刑乎今之去王千有

二百六十五年而陵始顯其爲宮爲廟爲刹瞭如指掌而服用尙存鎮爲山門祕寶者無不呈露如執契而推之也是孰使之然哉當羅運之盛也王之國弱而且徧犧牲玉帛不足以自救乃以徐偃之仁效竇融之順棄國如遺脫赤子於鋒刃然後芥上爵屣萬戶抱祭器文物遜于荒谷其德厚而義則潔苟以興亡之跡觀於首露若不可同日語然其履艱之貞處變之善雖謂之難於創業可也夫以首露之神聖終之以王之賢其福之未艾必在子孫是以金氏代有聞人今相率朝陵者且數千人盛矣哉諸孫拜掃訖

就舊址重建廟宇追角千古事也又伐石負龜筮介於王之六十二世孫景穆俾不佞記之不佞懼夫世之譚者不識仇衡之德足以配先祖而庇後昆也如彼故為之辨加詳銘曰

彼海之曲太初莽莽其民如鹿無有君長九千何號厥禊何修有屹龜峰靈氣浮浮天降金盒神卵如瓠生而炳靈羣黎爾慕肇建鴻基實維首露無日荒唐三史攸敘慈航西來倪天之女子兮氏母或錫維許十葉之末婉婉仇衡以國易仁奚虧奚成陟彼高山奄遺弓劍孰為尸之王宮之梵世云邈矣靡所徵止

蕭寺靈雨有抽其祕錦衣繡像穆如君哉彼封若坊王在在臺深目其誰伽藍有記千歲斯敞如發其寐迺欣迺奔子孫千億何斯之殷天維報德故山茅屋阿飡是儀祖功孫仁配膺攸宜方丈峨峨洛水泱泱靈之昭矣降福無疆

鳳山李文靖公隨遺墟碑銘并序

鳳山郡不以山水名惟白鶴巖東南十數里有地爽塏曰文靖坊泉之潔曰御授井抱陽而鄉曰寬惠卽深隱李文靖公所居也公嘗按是道有舊廬弊不治上命修葺而授之井其後邑人慕其德以謚名坊以

恩名井又公一號寬谷蓋取諸鄉也或曰坊之名非文靖乃文井以坊有文武井也當麗時王每獵於西海道所過多御井彼御授云者御水也寬惠者與誌作觀惠夫井爲靖水爲授觀爲寬音似也之二說未知其孰得而公之墓寔在楚邱楚邱於文靖隣也要之公廬於是飲於是杖屨於是一邦無異辭也何必較井里之號爲哉公姿性重厚少好學登經明薦未幾歸鄉里 太宗召使傅諸公子諸公子 世宗尤禮焉及踐阼擢公集賢提學轉藝文大提學歷長吏兵部歿而配食廟庭峙於黃許勲業之列崇其學也

今距公幾四百年文獻雖缺其著見者炳朗猶如此蓋公名曰隨又字曰隨卿是於易爲隨之隨其上六曰王用亨于西山亨與亨通公從亨于王又於西海之山居焉葬焉其道乃亨公真隨也哉嗟乎今俗見海西人鮮達者輒謂山川不秀朗山川奚與焉夫以勝國之尙樸也爲士者能自知奮發崔文憲冲起於首陽柳文正敬興於文城號爲儒宗公亦生長於麗季而地之去二公也不遠且與金大成稠同時而金公亦楊岳人其或有淵源之所自乎河西之謳齊右之謠未必其山川之氣瀏亮曲折使之然也由其善

於音者處而唱之地之生人材也亦然凡百君子盍亦觀於李文靖之墟哉銘曰

遙遙文靖昧厥初流于兩房微也且處鄉者貧不能保其墟落南者又飄泊不能守其書裔孫曰得元重建不祧廟於岬城之廬且謀之西方之族伐石而表舊居余嘉夫揚其祖之美庶幾光賁其門閭以終譽

諡狀

吏曹判書近菴尹公汲諡狀

公諱汲字景孺號近庵尹氏系出善山之海平縣始祖諱君正高麗高宗時為司空尚書左僕射其後赫

世公卿名德相望入本朝有諱彰官執義六傳而至諱斗壽號梧陰為 宣廟上相勲業蓋世封海平府院君諡文靖其第三子諱暉刑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章翼寔公高祖也會祖諱勉之司宰監僉正 贈左贊成祖諱堦行戶曹判書己巳士禍竄卒 贈領議政諡翼正考諱世綏黃海道觀察使 贈左贊成以公貴也妣 贈貞敬夫人全州李氏都承旨夏女也公以 肅宗丁丑二月三十日生自幼言笑有節人皆異之年十五委禽于觀察使李公晚堅之門李公兄晚成一見亟稱之曰簡穆沈厚必為偉器李公

侄陶菴文正公亦稱以鶴立鷄羣癸巳甲午連丁內
外艱哭泣之哀吊者感歎焉乙巳秋中進士初會壯
元冬闈庭試乙科文科以試券封彌不書年甲居住
爲違格拔去因獻納蔡膺福疏論特命復科三司爭
之大臣亦陳其有後弊 上并不許公引義不放榜
除假注書又不膺筵教開釋至命頒朝紙使知之自
是連攝堂后丁未春差實錄郎廳摠相閔公鎮遠李
公宜顯皆許以精敏專委校讐之役俄薦注書拜兼
說書引復科時人言不敢冒進於榮塗陳疏力辭批
旨鄭重再下備忘公感激承命遂分隸槐院移說書

七月朝家有大進退公官雖微亦罷戊申四月始除
堂后時 上鞫逆囚文書旁午公隨問疾書筆翰如
飛觀者咸嘖嘖已酉被翰薦檢閱趙尙行怒薦事之
不相議疏訐奉教朴弼均攙及公決科違式不合史
薦由是諸史官皆引入而公亦再被削職以親鞫時
入侍勞錄奮武原從勲一等庚戌陞六連拜正言或
罷或遞辛亥選弘錄壬子累拜持平騎郎癸丑選都
堂錄拜北評事病遞拜修撰先是閔公亨洙疏論光
佐逾狀再竄北塞玉堂尹得和吳瑗劄救並斥補北
邑公於辭疏言處分之顛倒辭令之不慎請收還備

忘亟寢三臣竄補之命承嚴旨罷拜正言因電雹之異上章陳戒首論典學之必貴實踐次論王言之稱詡浮實嗔責過中火賊徒黨之日施於經幄之官時象假子之教加於臺閣之臣聖人訓謨決不宜如是又曰陰陽黑白惟恐其相雜而或有言者隨而罪罰其流之弊至於正詭一轍是非相混指眊贖爲老成認異悞爲忠厚直氣全消嘉言罔聞又曰言路通塞關國家之興亡反覆爲言之 上嘉納焉甲寅拜修撰尋以吏郎赴政判書宋寅明以癸卯科人擬承宣公執不可投筆而出銓長大恚怒啓罷之持平李性

孝司諫趙漢緯并相繼詆斥焉乙卯叅縉紳疏請復聯劄兩大臣金忠獻李忠文官秩不從拜應教罷丙辰以兼輔德疏卞銓郎時事差問禮官復拜司諫兼弼善時有趙忠翼李忠愍復諡之命賊臣沈錕以正言投凶疏詆之公啓言辛丑凶徒陰懷異志危逼聖躬其時大臣苦心血誠可質神明自戊申逾變以後聯劄義理尤爲正大今錕上揣聖意之過於避嫌下恃黨勢之固於磐石肆然驅聯劄於二心之科鏡夢雖誅心法猶傳仍請極邊遠竄 上是之而削錕職右錕之類前後迭起筵訴疏訐而大諫李壽沆又停

啓公拜執義陳疏痛卞之丁巳選知製教以副應教論儒臣韓元震被罪事以不承權輿大有歉於緇衣之誠爲戒三月登重試乙科蓋自癸丑以後累經獻納執義副應教兼輔德校書校理學教授舍人檢詳掌樂院正資格已窮準職遂陞通政階爲承政院同副承旨移工曹叅議又移承旨嶺人金聖鐸以修撰投疏訟其師已巳凶逾玄逸語極凶悖方設鞫究問趙顯命以聖鐸薦主被罪旋敘則又陳疏力救正言李命坤疏請屏裔修撰洪昌漢繼之並命還給同僚啓請賜批不從修撰鄭履儉疏救顯命右袒玄逸末

又攙入兩大臣事謂一邊之嚴於玄逸弛於兩臣蓋指年前摺紳疏也公以曾叅摺紳疏乃陳疏斥履儉曰兩臣雪冤之請亶出於明大義定國是之意則顧何關於今日懲討之論而乃敢強引爲說一以曲解護逾之疏一以廣陷在廷之臣而殊不知罪兩臣者適足爲讐 代理之歸矣命還給吏判趙公尙綱諸人相繼引嫌而校理趙榮國投疏言尹某敢以明大義定國是等語筆之奏御之文殆有浮於李台重忠魂莫白之說又曰讐 代理三字欲售嫁禍之計因請嚴勘正言閔宅洙發榮國削黜之啓司諫徐命珩

發顯命遠竄之啓掌令尹得徵發履儉削黜之啓於是黨人大起聯疏誣訐繼其疏者自光佐以下殆三十人或曰凶疏或曰叵測或曰不忍聞朝象不靖公車日積 上乃避殿減膳屢下不敢聞之教且教以讐 代理三字非今勅出諸臣若有痛迫之心則胥命可也何敢陳疏叅疏諸人乃皆胥命於金吾 上以公及韓公翼暮不胥命命親鞫判樞金公興慶左相金公在魯判義禁趙公尙綱并伸救不從遂被逮供對明白 上以不胥命下嚴教曰少論方胥命不欲見其面而然乎公對曰不胥命病也非避少論之

而且少論皆欲殺臣臣實不欲見之也 上微笑下傳旨并梃棘海南蓋丁未以後光佐以首相勅出三變二心之說復奪四臣爵諡調劑之說進而忠逆相混世道日下公與仲氏府使公相繼立朝以明義理討亂賊爲已任不以時勢之艱少沮焉一邊人之仇嫉久矣乘時構陷如此而亦知處分之過中十月校理李錫杓疏請宥還光佐又筵白始蒙放後 上語及必示追悔之意至以每過禁川橋輒有悔心爲教在謫時與韓公同籬課書講確歸則屏居江榭與文敬朴公弼周爲隣并讀周易日往質疑村人相謂曰

以尹公之文望乃反學于朴執義乎已未六月敘拜刑議疏暴之告遞尋拜大司諫復上疏辭因論言路開閉冬拜大司成遞罷庚申復拜以屢蒙開釋且被敦迫始出膺李公秉常趙公觀彬皆丁未後不赴朝之人也同日肅命李公宜顯閱朝紙而喜曰今日謝單卽乙巳後未之見者時泮儒有疏舉而節製命下儒生等引義不入公啓稟罷試 上命齋任班首停舉公疏論責罰之過中未得徹遂告免六月寫進孝廟追崇玉冊文尋拜刑議旋拜大司成設課試多稱得人辛酉又以書院毀撤事齋儒捲堂公上疏引

咎且論國家待士之道不宜如此 上賜批嘉納後十餘日 上親製誥文御筆書諭諸生使示國子長焉轉拜吏議公素嫻銓法尤致意於激揚李公秉常每歎政眼之爛燁如錦上綉花尹公鳳朝枳塞多年而連擬提學經筵諸清望鄭公宥以一叅金遠材之啓停望示警長銓徐宗玉亞銓鄭羽良欲以不合人通國子長簡問于公公不應於是時相以停望事發于筵中正言曹命采繼請重推兼及尹公擬清顯事長亞銓又疏言簡問事公屢違告遞壬戌拜戶議疏卞銓僚疏語曰黨之一字本非好題目人主之必欲

打破者在此故巧於自謀者往往藏其跡而文其辭
脫然若超出黨臼之外每當斥一人則必曰黨人進
一人則必曰黨外上訐下喝招挈淫朋謂可以占一
已之便宜塗一世之耳目而以公眼看之只見其暗
張氣勢陰弄機括使人莫敢誰何若使之自檢則其
果無怨昏之愧乎癸亥夏有吳始壽孫擊鼓鳴其祖
冤其供辭攙引翼正公海伯時與通官張孝禮問答
事而一反事實公陳疏暴始壽誣聖之罪訟翼正公
被證之誣幾數千言 上以覽章了然爲批復拜吏
議與長銓李公箕鎮甄別淑慝引進士類如閔公遇

洙之自外臺而爲持平朴公弼周之爲都憲韓公元
震之爲掌令宋公明欽之爲諮議皆物情之所洽然
而黨人惡之亞銓元公景夏以在外新通多不預聞
意不平甲子左相宋寅明筵白曰吏判純實有士大
夫規模但在鄉不知時勢故爲年少輩之論所動不
能自守其志不無偏處此其與元景夏不同者也吏
判與關西伯相換叅判則補楊廣州似好 上遂黜
李公於洪州元公於清風公陳疏卞之曰重臣之純
實忠勤不以私負公固聖明之所俯燭抑其操守堅
確遇事不撓亦一世之所共知也况年位俱高經歷

有素則歸之以不能自守斷之以不能無偏其可謂當乎直斥臣身固無不可而何其知重臣太淺也且公私偏正之說固有兩箇般樣或則以勿論彼此惟視其人之可否爲公正或則以不問其人之如何惟取彼此之均適爲公正夫二者之孰爲真公而無私孰爲真正而無偏世必有卞之者矣旋遞三月選文臣庭試九月復拜吏議持平李師祚疏言國子新通純用三望因請飭勵譴責 上嚴批責其挾雜公疏辭不獲修撰金尙喆疏斥公耐彈行公而適前正言李彥世疏劾三相竄北塞掌令尹光天筵救之語犯

大訓 上震怒刑配黑山島以兩人通臺望長銓閔應洙補清州公補一新清州欲其清心一新使一新其心爲教公清簡爲政吏民安之乙丑三月移楊州牧使召拜禮議徐公志修以館職上疏有宰相行私小臣奸欺之語 上召問行私奸欺何事對曰如尹某之偏係大臣知而不敢言是也又問尹某非宰相非小臣宰相誰小臣誰對曰尹汲亦銓官故並論於宰相中矣 上嚴旨遞之公陳疏卞之冬拜刑議丙寅拜副提學擢嘉善階拜都承旨時正言李益輔以李昌壽請鞫儒生之父爲非論斥之諫臣處置請出

嚴教并削職公繳還特遞應教南有容疏救不報時
黎湖朴公弼周以吏判赴朝進袖劄言辛壬凶徒諱
疾之罪請添入大訓右相趙顯命靈城君朴文秀迭
疏恐動而四宰元公景夏白 上言吏判袖劄尹某
亦預聞釁端起於此終至儒賢之狼狽去國六月公
唱同志陳疏演袖劄之義以爲鏡虎麟夢何等凶逆
而臣等猶謂之枝葉者誠以唱應相須彼此相形根
本自有歸耳夫俯冒嫌之說售北門之計者誰也憾
懟於 建儲之義敲憾於定號之日者誰也以 代
理爲必亡以賊鏡爲可獎諱聖疾而啓維賢麟亮之

謀爲賊地而擢徵晟彥寬之凶者又誰也至於門生
國老之說隱然爲一鏡之後殿三年按獄之慘終焉
作虎龍之窩主若是者非根本而何又曰顯命伸救
凶逆文秀意東語西疏入 上震怒命還給又命叅
疏諸人與朴文秀并拿囚同日見放而疏頭尹公陽
來削職焉拜漢城右尹疏卞袖劄預聞事因事罷七
月拜副提學 上候適未寧公因講筵進曰靜攝從
容之時命 王世子侍坐宮官入侍自 上俯詢文
義世子亦問質而宮官講論則於 世子裨益不少
於聖體亦可爲霍然已之道 上善之翌日召公及

春坊而 世子侍坐開講因下丁巳事追悔之教
玉涕爲之泫然以勉戒 春宮春宮亦俯伏涕泣
上曰予下教而元良亦涕泣此誠好消息史官書入
于東宮可也公俯伏感泣九月與司諫俞彥述持平
閔百祥修撰黃昇源合啓請賊臣泰者鳳輝光佐錫
恒泰億追奪官爵者輝錫恒則允之光佐泰億 上
猶靳之公法雖未夫舉而異議者消沮漸知順逆之
分至乙亥則復四忠之院享請光佐之加律皆出於
一邊可見天道之循環義理之終必伸而不沮不撓
毅然向前扶得一線陽氣於衆咻羣忌之中以至士

論恢張國勢有賴者是誰之力也差備邊司堂上承
文院提調特進官十一月以戶曹叅判冬至副使入
燕明年還朝橐無燕貨一行皆歎服因行中微事被
削旋敘拜工曹叅判差殿試試官 上欲於額外加
取公進曰科式甚嚴而見黜之券更考入格且關後
弊 上靳之又請後勿援例乃允之以武試考官被
大臣論罷尋敘拜戶叅疏卞塲屋之謗殆同身累廊
廟之言重於彈劾 上批開釋之兼同經筵戊辰兼
同義禁疏決尹光天任命周及疏儒洪啓億蓋公所
對揚也三月遇虹貫之變公陳戒言山林禮遇之士

碩德重望之臣多處于外請益篤誠禮期於招致
上嘉納之時有投書之變捕廳訶得之 上親訊公
於衆中獨以獄情爲可疑奏之其後果獲實犯 上
以議讞之明允賢之大憲李宗城疏訟光佐泰億公
陳疏引嫌言彼乃徒知拚死於私黨罔畏自犯於王
法 上例批於是臺疏繼起竟竄之乙丑拜吏叅也
長銓鄭羽良欲擬李昌壽吏議公以昌壽前事執不
可公欲通李濟遠金時榮俞竄基又未決 上命爲
長望之規公覆難終不肯 上又命擬申致雲於承
旨望公進曰致雲以先正爲巨猾先正臣權尙夏儒

臣李喜朝斷以宵小慘毒之目此豈可復廁衣冠之
列乎長銓遂擬入公退而疏爭之承批督出公遂赴
政拔致雲於承旨望以入嚴教屢下闕中震怖公終
始不爲動特補洪原縣監冬內移庚午拜副學疏陳
追討之大論曰護逾之類闕停未準請兩啓以致王
章不伸義理反晦之狀拜 世子右副賓客以洪原
時捧糴最少因道臣鄭益河啓奪告身繡衣及新道
臣相繼論之皆非公好也七月敘拜左尹再陳疏卞
之旋除副學辛未兼同知成均館事時大諫李公存
中疏請諸臣之停合啓者當竄又言時相金若魯闕

茸狂易其弟尙魯陰驚擅權狀被烏竄公劄救之曰
存中自少負名之士身爲臺閣之長盡言不諱勁直
之風有足可尙仍請反汗士論益倚重而當路側目
焉三月以劄事特罷敘拜大司憲復拜副學與憲臣
鄭亨復洪樂性儒臣金文行安允行尹學東李奎采
諫臣吳瓚等合達於 小朝請光佐泰億追奪官爵
嚴批不許翌日復與儒臣等聯書申請又不許呈告
逆終致 上激怒下嚴教曰鄭亨復白首之臣背君
死黨吳瓚居臺揚揚爲忘兄負君並刊籍荐下不敢
聞之教公與同叅諸臣胥命金吾幾三十日時大諫

閔百祥陳書卞聖誣劾時相尾言三司合達事鞫配
海島 聖心轉激六月有永不敘用之命竄吳瓚北
塞壬申始敘拜吏叅陳書言追討之論屢發而輒致
朝著之不靖人或以無益有害爲戒臣之愚意每以
爲倫彝大綱卽天經地緯亘古今不可易者若諉以
聖心之未回世道之難平任其闖停置不復言則臣
分虧而人理滅矣此臣所以唱首於丙寅繼起於昨
年一心向前九死靡悔苟論其罪臣實爲最而不意
區分首從罰有輕重只使新進諫官獨被嚴譴絕塞
千里竟以樞返臣則幸免反蒙收錄之眷此豈臣私

義之所敢安哉今若更勘臣以首發之律移恩典於
既骨之人則生者無愧國法得平矣時李公台重尹
公心衡同在丹陽之龜潭舟中見此書李公曰可與
此山水爭光尹公曰今日之熱此書可以洗滌秋拜
兵叅兼藝文提學並告遞癸酉兼弘文館提學違召
罷三月擢資憲階拜漢城府判尹旋移刑曹判書兼
知春秋館事公以吳公瓚之謫死後恩命未及引義
不仕三年于茲及奉 大朝開釋而始出膺焉兼知
經筵移拜右叅贊弘提時議進 毓祥宮封園竹冊
文趙公觀彬帶文衡陳書我朝承統妃嬪外無進竹

冊之規 上震怒命親鞫之公以付處時往見被嚴
教罷敘拜藝提刑判尋因事罷敘拜判尹在鄉狀述
冬差 肅廟玉冊文書寫官 仁敬王后玉冊文製
述官禮成陞正憲階時堂錄有命久未成弘提南公
有容辭書引公公座酬酢公遂陳書卞之於是副學
金相福修撰李顯重交章相詰被兩罷蓋弘錄時相
福主圈顯重及韓光肇同叅已爲停當而顯重追入
更圈一人故公謂失格及爲館職也與應教韓光會
語及之遂尋單固辭徐公宗伋又辭至南公迫而後
言而公亦對章自列過一期而錄始成公所守者格

例也或快快不快終至屢擠公乃已者有之甲戌拜賓客叅 王世子相見禮敷陳經義多蒙采納出爲開城留守乙亥因夏徵之獄誅討大行公之內舅有入追律者公引鶴谷故事黽勉在官而罕登朝班上稱其過使勿自阻焉丙子移拜禮判辭遽拜藝提違罷丁丑差 貞聖王后殯殿都監堂上三月拜西伯未赴罷秋敘拜知中樞旋以伴送使往灣上還冬有誣告人鞫獄特除知義禁出而訊囚退則陳章遽戊寅帶平市提舉以微事坐罷卽敘拜判尹入文衡會圈已卯特除刑判拜大司憲以監試官違召承端

川府三年投畀之命先是首揆俞公拓基擬公西伯忤旨至是免相公亦被謫六月宥還卽敘拜賓客十二月又拜畿伯知製教朴公聖源製教書畧曰資性簡亢志操端方家計自成凜若懲討之義理世道獨慨毅然激揚之風稜惟其寡合而離羣是以少伸而多屈人以爲知言按藩一朞清簡守法一路歎誦周歲移拜禮判及守禦使辛巳因微事遽壬午拜刑判告遽特差內局提調拜左叅贊特旨擢崇政階兼判義禁府事九月儒臣有以犯酒人梟示爲非法 上止使勿言公進曰梟示卽軍律不可用之於常時

上連止之仍命罷尋敘拜兵判癸未四月以金吾事坐罷敘拜左叅贊五月移拜吏判疏辭不許批曰君臣俱老予則惟守苦心卿須體此意以一公字輔幕政又賜對慰諭謂筵臣曰予與此吏判公心爲之則必有光華於暮政矣公感激承命未幾以政注事罷卽敘拜判敦寧府事公陳疏引咎批以卿之無心業已知之七月兼守禦使復拜吏判疏辭蒙罷卽敘時公子得毅以洗馬入侍 上有君臣知心之教十二月復拜吏判飭教屢下公黽勉行都政專務息躁競振淹滯識者翕然稱美而當路大不快右相金相福

白 上曰寢郎所擬者卽海西巨富請罷公而以三銓李最中不與聞之言實之 上允之領相洪鳳漢作詩譏之領府事申晚進劄引咎言海西人卽士夫進士之屢擬初仕者也臣實言于政官政官以臣言而擬之緣臣謬舉貽累政官云未幾相福乃請敘甲申拜判尹陳疏詳卞仍言衝波橫射虛舟亦碎筵詆詩冊左右交萃於是大臣相繼引嫌 上兩解之三月以試官違召配連原驛七日而蒙放敘拜左叅贊乙酉拜禮判丙戌入者社復拜吏判迫然後膺命丁亥春吏叅徐命膺疏論簡通失格公疏卞之 上罷

命膺而遽公職戊子四月持平任觀周言都政時鄉薦事奏對失實投䟽極詆有曰白首殘年咫尺欺君請改正蓋觀周以政席秉筆郎求爲靈巖郡不得於是受媚嫉者嗾以逞憾 上察其誣竄之冬兼左賓客己丑拜左叅贊庚寅五月十九日考終于第享年七十四初葬于長湍府治之東後八年 正廟丁酉觀周又䟽誣墓地爲禁穴卽日移窆于白霞洞從先兆也辛丑公子得毅陛見 上顧筵臣曰某家山事予知其至寃公可以瞑目矣公姿品雅重器度簡整平生無疾言遽色端坐修潔金玉如也一見可知爲

清明君子人也早失怙恃奉季母如事母事兩兄有深愛至於內外諸親一視撫養而諄諄教誨必以一直字爲主立乎朝則終始一節精白靡他得喪利害必置諸度外惟以討君讐扶善類爲已任君上責之而不怵也當路惡之而不顧也罷削流竄殆無暇年江湖之日多於廊廟然自公言議之行也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風聲習氣灑然一變民彝奠焉世道賴焉公之功爲獨多也嘗爲長銓當親政 上諭某人可某官公逡巡而奏曰如此則排擬者當乖次矣上笑曰置之蓋於調用命下也時未有違拂者公三

居銓衡墨勅一不下可見公操履之貞確上孚天心
庶幾近於杜祁公之助我多矣平生不喜與人追隨
以謹約自持於切友親朋亦穆然相對未嘗爲言笑
淋漓或疑其亢傲而適見公有守也以久要不忘爲
心雖官位有升沉言議有參差非大故則其情誼未
嘗失也於外物也泊然不入心所好惟書籍牙籤粉
軸多蓄至千萬卷終日繙閱以自遣文房清翫羅列
左右不厭華侈而家食多內困夫人嘗對盤其器屢
空而公則不覺也歷官內外田園無所增嘗曰人皆
有衣食分劑爲子孫計妄也其施與必稱停嚴於乞

隣之戒每日窮乏者得我人所欲也非出於俸祿則
皆苟取也何可爲也記性絕人嫻於國朝故事涖官
處事格例甚明人有叩質必旁引廣證倣先輩所處
而指導之文章取法不必高而自出機軸詩與文皆
精切殆乎擲地鏗然尤長於疏章理直辭暢三字銜
以後朝廷製作多歸於公每一篇出傳誦不已筆翰
端雅如公之像凡公私金石所書者甚多雖尋常尺
牘人多寶玩焉文集幾卷及西行日記一卷燕行日
記二卷家庭遺聞一卷藏于家修整國朝榜目包羅
四百年人物刊謬正譌間寓褒鉞常自許以榜史又

作譜而羽翼之要爲有用之書焉配貞敬夫人籍牛峰出自名門淑慎無違德生與公同年歿後公六年有一男一女男得毅文科大司諫女適郡守李翊永得毅男厚東女適都事鄭文綏厚東男慶集庶出男慶國內外孫曾畧而人蓋嘗論之 英廟五十年間世道凡三遭公實與之始終焉當乙巳清明之會公始釋褐清標雅裁照耀一代望之若仙鶴之下九皋也丁未以後忠逾混淆賢邪雜進則思欲以隻手排狂瀾揚清波不恤其身之屢危其道之難容而入而告於后出而唱於衆以扶植義理爲擔負臺函堂藁

磊落崢嶸竟使討復之義賴以有俟於萬世公於是時毅然爲士類主人人倚之若砥柱喬嶽及夫國是粗定人皆狃安滔滔富貴者不自振流俗戚畹遽執朝權公乃恬然自守不與世低昂官非不高也遭遇非不隆摯也而淡泊如寒素人公之一德固自如而其言之行不行時也人皆以冠冕珮玉爲公之文丰采清芬爲公之華殊不知娉節峻操百變靡渝者卽公文章之著於身也非所謂豈弟君子令聞不已者耶鎮寬少而拜床下慕德也久矣晚從公家文翼相公相公每語必以公師法今相公已逝讀相公所爲

狀尤有感於中者畧加撰次告于太常以請節惠之
典

吏曹判書澹亭南公

泰齊

諡狀

公諱泰齊字元鎮號澹亭南氏自新羅英毅公諱敏
始得姓至高麗密直副使諱君甫貫宜寧入本朝有
諱在開國元勲領議政諡忠景膾食 太祖廟庭諱
智左議政諡忠簡祖孫相繼爲相勲德俱載國乘自
是三傳而諱世健官禮曹叅判生諱應雲 中廟時
文武俱魁亦官禮曹叅判又三傳而諱斗瞻兵曹叅
知 贈吏曹判書於公爲高祖曾祖諱翽慶尙道觀

察使 贈吏曹叅判號滄溟文章言行重一世祖諱
致薰號雪灘歷內翰三司行承政院都承旨 贈吏
曹判書考諱弼明工曹佐郎用公侍從恩屢陞至嘉
善階屢 贈至議政府左贊成妣 贈貞敬夫人平
山申氏判尹厚載女公以 肅宗己卯八月七日生
于原州之康川幼而端凝舉止若成人寡言笑不好
弄見人不是輒隱而不言及就外傳好學之誠得之
天性每東方未明卽起携書就牕隙生白處竟日在
翰墨間未數年盡通經史大義及志學大肆力於文
章攻苦茹淡窮晝夜孜孜詩書百家靡不貫穿間以

危疾沉淹者閱歲猶對卷沉潛心目俱到其勤如此弱冠試穎庠輒居上游國子長洪公啓迪大歎異之癸卯中司馬兩試考官初擬爲進士榜頭旣坼名居第二人皆惜之丁未增廣以對策擢第三公嘗曰余於功令文不甚用力會取心經附註畧加玩索乃以近思策中選亦偶然爾隸槐院戊申差 肅廟實錄郎三月以假官入堂后時湖嶺賊起外而命將討賊內而 親臨鞫囚文書旁午記注浩繁公周旋左右動中機宜夜則每承命環視宮城事皆稱旨公之際遇自此始方都人日恟懼城門晝閉公以草履糜食

貯橐中自隨蓋於危急之際欲生死向前也亂已錄揚武原從勲一等己酉差 肅廟實錄纂修郎庚戌書成以勞陞六品除成均館典籍遷禮曹佐郎除慶尙都事辛亥拜司憲府持平壬子以兵曹佐郎爲全羅都事癸丑復爲持平時纔經戊申逆獄臺啓爭執者多領相沈壽賢奏以許多前啓了無收殺請可停者停之公曰臺啓方張而大臣遽請停之臣未知其可也校理吳瑗繼論大臣失言甲寅拜司諫院正言論沈壽賢髦昏不任事徒有伴食之誚實無鎮物之功宜以禮進退疏入辭教截嚴特補珍島郡守玉堂

任珽疏曰南某以疏遠新進不顧一身之利害敢論當軸之首相者亶出於一片赤心應教趙明澤亦言南某言人之所不敢言可獎非可罪也正言李光湜又請寢外補之命伊後豐原君趙顯命筵奏曰此等大論南某獨能之臣謂鳳鳴朝陽仍請內移 上允之乙卯拜掌樂院僉正丙辰拜侍講院弼善宗簿寺正秋拜瑞山縣監蓋時相憇之也公不肯赴命竄其地旋宥丁巳除掌令正言皆不就冬出爲襄陽府使襄地僻務簡莅是府者皆以山水觴詠爲政公獨專心吏事不遺細微士民懷之庚申選瀛錄又選知製

教除獻納執義修撰校理登賓對以財用耗蠹紀綱頽廢風俗乖敗時象泮渙爲奏而於恢言路一欵尤剴切曰近日臺諫或發一言則朝廷疑之以喜事殿下疑之以挾雜輕視摧折無異奴隸或隨以竄逐之是故人皆視臺閣如死地得之也謂之入苦海解之也謂之脫濕衣其言事也或一事有觸於聖躬則不敢爭一言少涉於廊廟則不敢論彼此拘牽左右掣肘終年臺閣之上亦無官師之規古所謂莫敢矯其非者不幸近之矣古之聖王樂聞諫者豈以爲其言之皆善也近於迂濶者或有之疑於過激者或有

之涉於訕謗者或有之似於傾軋者或有之亦皆優容虛受者蓋取烏鳶不毀鳳凰自來之義也今日廷臣雖或無狀設有外托言事之名內售挾雜之私殿下惟當就事而論其是非而已不當逾而疑之以摧臺閣之氣也又以崇獎儒學之意眷眷言之秋上幸齊陵歷臨滿月臺公指陳勝國所以覆亡之由退與諸僚上劄言攬紀綱嚴賞罰慎官方寬民力勵廉防奢侈六條上優答之辛酉因地震虹貫之變上劄畧曰竊矚殿下英明慈仁卓越百王事未見而懸度者有之情未著而徑疑者有之獨見之

明近於自用硬定之意妨於大公是故下之所以事上者亦不得自盡其心以至上下之間情志阻隔凡所云爲殆無誠實底意時上深懲朋黨之弊公奏曰殿下宜廓然大公粹然至正方寸之中先祛時象二字遇事則只正其事之是非用人則只論其人之賢否時象自底和平矣校理元景夏奏曰臣與南某並直見其優於文學誠可用之人臣每與之言其爲國之誠令人感歎矣未幾陞東壁兼南學教授七月乞養補載寧郡守值大歉公捐廩賑饑邑無捐瘠鄰氓亦襁至壬戌四月以玉堂召大臣請仍任爲賑

政未畢也賑畢道臣褒聞有表裏之錫內移歷春坊三司東壁癸亥二月又拜執義時有李匡誼出陸閔昌洙量移之命玉堂徐命臣韓億增以爲匡誼之罪重於昌洙 上以昌洙語犯大訓而敢欲營護至下親鞫之敎大臣連日力爭終不得及入侍諸臣左右迭奏公獨退伏無一辭 上問其故對曰經幄之臣三木囊頭帳殿嚴問是豈聖世事乎若於千萬代後或因 殿下此事爲口實將如何 上曰執法之官宜請庭問而反慮後弊是亦爲執法之論實感予心大臣曰憲職豈必盡以駁擊爲事乎過中處論執亦

其職也 上謂公曰直用邦刑何如公曰苟非惡逆豈直用邦刑乎 殿下此敎臣尤以爲不可也 上曰昔張釋之據法以爭今憲臣似之公遂引避畧曰近日臺臣以不論兩玉堂徑加摧折罪削相繼不免爲輕視臺閣之歸古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顧在上者待之之如何耳若此不已則臣恐世之稍欲自好者必將翱翔遠引耻居其官而徒使鬪茸無耻之輩苟然充數而止耳其爲聖世之憂當如何哉若其不言之失臣亦有之 上曰所達得體滌今耳目之羞右相趙顯命曰今日筵中始知臺諫翌日特除

兵曹參議移承政院同副承旨陞至右七月除平山府使未赴丁大夫人憂乙丑服闋除司諫院大司諫丙寅除遂安郡守未赴又移諫長八月出原州牧使丁卯以親病遞戊辰五月 上特授吏曹參議曰王者無私之道當如是七月遭贊成公憂公以不致毀之年盡情盡禮柴瘠僅全庚午服闋除吏議公謹約自持力辭要津前後違召殆四五十 上意方傾注終不捨 上常曰南某之特授銓任予果知人能不負予時公之再從兄泰良爲亞銓公以同堂之并居銓部爲必遞之義 上遞亞銓而勉公出公辭之堅

竟遞壬申歷刑議又拜吏議冬以廟剡擬江華留守仍陞刑曹參判移戶曹充副价赴燕公簡以飭已嚴以束下歸橐惟書籍數函而已癸酉復 命拜京兆亞尹兼同義禁槐院摠府甲戌除大司憲時以逆鏡教文尙載政院日記 上詢于諸臣曰其文墨抹之以因傳教墨抹註之何如或以墨抹爲當或以不墨抹然後凶逆情狀益著議未決公上書畧曰宋直史官范冲重修哲宗實錄一洗宣仁太后之誣世稱朱墨史故文衡臣李植亦倣朱墨故事請修 宣廟實錄夫以金匱石室之藏尙請改修况凶逆文字之載

日記者乎書奏答曰 大朝已知之予何更稟知事
元景夏上書繼陳曰向來都御史之書其言忠其識
明矣冬拜憲長時大司諫申暉言事謫鍾城公與諸
臺坐不請罪並配巨濟旋宥乙亥差備局堂上闡義
昭鑑纂輯堂上丙子拜都承旨入對我 先王春秋
方五齡侍坐 上命誦九經章又命寫字教曰觀於
筵臣欲與者與之諦視久之至公而與之 上笑曰
不與大臣及輔養官而特與都承旨必以其人仁厚
祥吉故 元孫亦喜之而然矣拜成均館大司成遷
吏曹叅判兼同知經筵事戊寅以禮曹叅判出爲谷

山府使 上曰南某之擬外邑終爲左遷已卯遂移
開城府留守庚辰廟議以公文雅有才識秉心公平
莅官廉約筵白陞資憲階秋除知敦寧府事仍管籌
司轉漢城府判尹辛巳兼知經筵事內局提調用直
宿勞加正憲除刑曹判書又以藥院勞蒙錫馬之典
歷禮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 世子右副賓客都摠
管翌年正月以禮判差 王世孫嘉禮廳堂上蒙錫
馬之典五月有景彥凶書之獄 上親御帳殿特拜
知義禁及入侍 上曰卿等旣未見凶書似未悉本
事此罪人當用何律公首先奏曰罪人窮凶情節載

籍所無臣等心骨驚痛不能底定如此凶賊當用大
逆律豈有他可擬者乎 上曰法官則當如是矣翌
日 上親臨宗親府問安廳遽下罔極之敎事變迫
在呼吸大臣諸臣無敢出一言公乃出班奏曰臣今
日得死所矣延頸之忱舉國同情臣誠願一死以明
之 上曰卿言誠感歎矣誠如卿言吾何憂哉仍卽
還內閣五月十九日 上自昌慶宮還慶熙宮將行
百官朝參禮公自陪班行至六曹前路引病徑還冬
以議政府右叅贊伴送北使于灣上癸未拜兵曹判
書選注公平請謁不行 上曰其爲人雅重堅確斷

斷無他也轉拜判尹刑書叅贊甲申除京畿監司因
陽川縣民犯酒禁至命道臣竄配配良才驛卽宥秋
以備堂入侍 上命諸臣各陳時弊公奏曰卽今人
心世道無一可恃民生困悴日以益甚求其病源則
無他近年以來自上出一言發一政自上廟堂下至
臺閣皆稱聖敎至當無一人敢爲覆難者恐非治世
氣像臣實慨然此殆由於 殿下求助之誠有所欠
闕而然也 上曰聞卿此言予甚愧焉間除判尹禮
判乙酉拜兵判一日三違召胥命特罷 上問何事
撕捱乎承旨曰聞其素志不欲當要津大臣曰其人

素雅潔力避權要 上曰予亦聞之其心可尙除弘
文館提學辭遞仍兼經筵賓客冬 上候彌重公以
內局提調閱月直宿至丙戌三月用嘗藥勞加崇政
階公嘗曰余之洞屬一念惟在於保護每晨盥必先
門鑰夜枕輒侵更鼓日三入診於會祥殿東溫室入
待稍久則流汗浹衣暨出閣門觸犯風雪如是者六
十八日以七十之年幸不至於顛仆者賴此憧憧之
誠耳歷工書兼判義禁府事 上命大訓中滌去金
龍澤名使諸臣各陳意見公曰金龍澤一人外其餘
四人皆出於爲國之心 上曰金龍澤則與國同休

戚矣公曰俄者以 三宗血脉爲教若使海東臣子
果皆有此心豈有戊申逾亂乎以此觀之五人爲國
之誠明白可見不宜區別矣 上并命洗補原書除
弘文館提學三違召罷丁亥拜吏曹判書陳疏辭曰
臣本門戶寒素避權要若機穽視勢利如垢膩此是
臣百年家法臣追思先戒輒爲之寤寐不寧頃年再
辭亞銓聖明特垂嘉獎至下其心可貴之教臣百拜
祇受銘在心肝曷敢不奉以周旋以卒臣身也哉
上優答之公竟不膺命間除叅贊刑書又拜吏書
上命促謝嚴教荐下公違牌仍胥命 上曰吏判頃

者擿捱已無義意今此胥命尤豈非過當乎領相金致仁曰恬雅自飭門無雜賓聞相臣俞拓基言過見其家則塵滿輶軒云矣時子玄老方直玉堂命入侍教曰汝父聞予不進水刺何敢不膺命乎替直出去以此意傳于汝父也公不得已出膺及親臨都政上屢下稱善之教臨罷公縷縷懇辭上曰予於卿豈爲一都政而勉出乎顧今世道平安之責若有他人可合者豈無曲從之道乎公連辭違五牌上曰吏判可謂大固執仍命補京畿監司冬特陞崇祿戊子用玄老侍從恩又加輔國入耆社初上因太

祖 肅宗故事題西樓寶牒聖壽彌高君臣同社靈閣賜宴宸翰屢降各爲圖像命莊于閣一世榮之公喜曰今而後吾可以永謝名塗矣七十致仕禮雖則然亦美名也吾不欲居之又豈可老而不知止乎時公精力尙強健而上眷彌隆時議亦以爲不當去公竟堅臥不復出冬拜工書己丑春除吏書公上疏辭批曰白首歲初捨卿其誰若思其君豈忍若此其君望八猶欲自勉况纔入耆社之臣乎至下臨門親政之教而公猶待命闕下得罷乃已五月上幸靈壽閣命諸耆臣入侍凡九人上曰予之召見卿等

於此庭者蓋爲卿等祝年之意仍下御製御筆曰今憶昔年來寶閣香山九老一庭中命摸刻揭板六月上親幸耆社殿最特書若問耆社卿誠最少八字以賜公仍教曰如卿置耆社可惜十月特命行者耆朝叅教曰此乞言黃耆意也公備陳科舉頻數之弊上命條陳節目公退而書陳五條皆切時矯弊之策也繼之曰罕設科簡其額當爲第一義而苟求其本徒法不足以自行上心若不堅定則難望其久而不撓羣下若不精白一心克祛其私則雖有良法美制不過爲文具而止 上優批嘉之庚寅除吏書 上

教以耆社之臣尤宜體諒移授判尹轉判敦寧判中樞府事辛卯復除吏書不拜公自壬辰春微有風痺之崇仍謝絕世事居閒養靜終歲無人客每日昧爽必盥洗整坐輪誦四書非歲時朝請未嘗赴朝堂凡世之是非得失無所與焉每聞朝家有事輒形於色丙申疾寢劇三月 英廟昇遐時公起居方須人猶力疾赴哭班曰吾一息尙存豈敢不自盡顛仆有不恤也易簀前數日手書樂天知命聿追前脩八字字畫勁健如平素竟以九月十八日卒享年七十八十一月甲戌葬于廣州鶴野谷西坐之原從先兆也公

性度端重器宇凝遠簡而文淡而不厭貞確自守行之以謙恭雖倉卒紛擾未嘗有疾言遽色燕處也亦不設惰容恂恂然接人和氣盎然自少立志甚堅砥行必篤每研窮經旨深造乎古人踐履之實居官以廉白爲度奉公也勤莅下也嚴綜務核實不遺錙銖關節不敢到奸猾無所售及歸民輒立碑而頌之立朝五十年時象屢變而公則特立不撓惟以定國是明義理爲立命所觀於平居澹澹若無意於世及其有事也勇往直前毅然有不可拔者間雖摧折上眷亦由是而隆焉逮夫玄默國事有不忍言公奮不顧

身隨處盡分進則牽裾泣諫退則陪班涕歸其跡微其心苦其爲國家生死不渝蓋如此世道方巖士無完節而韜名歛跡緇塵不到是豈無所本而然哉雖位躋崇顯自奉甚薄食無兼肉衣無華靡門巷冷落過者不知爲宰相家也暮境優閒惟以書史自適誘掖後進樂易無倦色一拜床下皆充然如有得爲文章本之經術去浮靡而尙爾雅於金石文尤簡重有典則詩亦華實俱備泚泚有古意亦不喜閒漫佔俾其出愈簡而愈有味所著凡幾卷藏于家公凡三配豐川任氏進士達元女高靈朴氏進士始遠女延日

鄭氏進士樽女俱 贈貞敬夫人有三男長玄老禮
曹叅判次庚老次寅老今牧使玄老二男一女長履
奎進士次履翼今承旨女士人李瀨庚老早夭無嗣
以履翼爲后寅老二男履愚履懋嗚呼公質美而行
茂辭富而才瞻世固無異辭此猶屬公庸德耳夫以
公之奕葉華胄紛其有內美而當洪流分潰之際引
繩批根推挽者相接也順之則鐘鼎違之則刀鋸乃
奮然自立早辨涇渭夷考其立朝事業未或有一言
一動之離於正者此其所以爲難也苟非明知獨見
自契於名義大關曷能致此哉所以臺斥筵伸暨夫

某年大樹立皆炳烺照耳目是豈尋常詞藻人所可
辦乎知公自少嗜書其得效正在是矣鎮寬少時應
講太學坐皋比按黃卷非公也耶一團春風尙在眼
中歸以承於諸父之間則每稱公位雖隆顯猶有阨
於時者不得大展其德業惜也今按公遺狀有不敢
辭畧掇其槩以備太常氏採擇焉

柯汀遺稿卷之七

柯汀遺稿卷之八目錄

諡狀

日城府院君鄭公 孝全 諡狀

直提學鄭公 誠謹 諡狀

左叅贊韋菴李公 最中 諡狀

傳

劉副帥 克良 傳

狀

湍金割界事宜狀

高麗太祖陵閣重修狀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柯汀遺稿卷之八

諡狀

日城府院君鄭公 孝全 諡狀

都鎮撫使鄭公諱孝全 莊陵忠臣也當是時三相
死於癸酉而 上王禪六臣戮于丙子而 上王出
居于越及順興守錦城公子之禍作而 上王遂賓
天實戊寅也後之語 上王朝忠節者必舉此三歲
間事獨公之自殞雖於癸酉而其追戮在甲戌甲戌
之禍惟公之家一而已其後諸臣之次第伸復自
肅宗朝封 莊陵之歲始而公之釋孥猶及 世祖

之世蓋其與諸賢屈伸雖同而特先後異耳野乘傳聞闕而獨漏者不以是耶及乎我先王辛亥以義起禮於陵下設三壇以祀三相以下効命之臣二百六十有餘人且命徵諸國史然後公之事始著嗚呼哀榮顯晦豈非天哉公延日人與圃隱同諧曾祖諱思道高麗門下省事諡文貞號雪谷祖諱洪寶文閣大提學本朝知議政府事諡恭簡考諱鎮工曹判書贈烏川府院君諡靖元妣平壤趙氏平壤伯浚之女生於華閤苑有美質尚于淑貞翁主卽太宗第四女歷事四朝屢陞至階崇德官兵曹判書爵封

日城府院君末之致命由三軍都鎮撫使也時端廟冲年嗣服人心危懼權孽等出入首陽邸下密謀大事公以王室儀賓握重兵一心奉上屹然有不可奪之節及光廟靖亂安平大君爲禍首而三相臣俱死之公稱疾不赴朝坐罷乃與翁主相對痛哭搥胷嘔血數斗而卒去靖亂日纔踰旬耳明年四月王府追論其事竟斬棺籍產其啓以爲某身帶都鎮撫而家在時座所衛內靖亂之日不詣闕侍衛翌日稱病在家謀亂明甚其伴人金有德知其事且言在法軍士無敢出入於中樞院副使以上私第而甲士

某違法私通請並按律於是公之子監察元碩竄南海爲奴公之第二兄府使孝順兄子維碩獻納臣碩司諫錫禮第三兄叅議孝康且於安平爲妻黨而最相好與其子白池並竄極邊九月孝康及元碩白池金有德竟論死而其名俱載於東鶴寺之大醮記是記也 世廟於戮死者列其名設醮于佛寺以祭之卽一逸史也初元碩死時 上教以元碩弟莫金待年滿安置遠方母及未嫁妹勿論其母卽翁主也及世祖九年命公之子若侄並任便居住數年放其家乘云 上嘗設宴于內翁主亦承命入叅着素衣裳

故作女巫狀婆娑舞御座前泣涕如雨下 上恠問之主嗚咽訴公冤 上爲之惻然未幾公之屬皆宥而說者謂公之見原亦在此時不然公之子克昌小子莫金者何從而敘而仕乎事或然也嗚呼靖亂之際尙忍言哉蓋臣魚肉宗國如綴旒然而天位一日猶在也是以成朴之烈焉而姑且委蛇於其間况如公者天室之姻也戎權之重也肺腑聯焉柱石寄焉雖無遽死以觀變亦可也而以公之明識卓節知天命之有屬痛大事之已去乃倉卒殞身從容就義不恤其沉夷家族以全其節千古禁臠中豈有斯人哉

嘗觀 皇朝駙馬都尉梅殷事始與公髣髴而其終
若星淵殷是 太祖女寧國公主駙馬於建文時守
淮安力抗燕燕王及卽位迫公主齧血書招殷殷痛
哭歸入朝爲人擠殺笄橋下公主疑帝陰殺之牽衣
哭帝委罪於二小吏以自解外史多異言要之公主
之疑之也爲是是亦死於建文但欠其未死於淮安
耳豈與公同日語哉且夫寧國淑貞均是帝王家女
也人情孰不欲脫夫子於劔鏃而血書生路也對哭
嘔血喪禮以處之也然則非獨公爲賢公之翁主亦
烈於寧國遠矣始公之配壇也位於順興守李公甫

欽下猶未詳公爲何如人明年壬子寧越府使朴基
正以是言命更攷烏川譜知公之貴且親如此乃躋
配于判敦寧宋公鉉壽之上于是公之兄孝康子元
碩從子白池伴人金有德以次配于別壇國家崇報
之典亦至矣所缺者獨諡與旌閭耳及 當宁甲子
畿內儒生黃仁美等數百人於輦路上言請之事下
春曹判書臣韓用龜議以爲公之忠節與三相六臣
無異同宜許 上允之遂施綽楔而今之請狀者公
之十二世孫泳福也公本藁葬於通津鳳城面今失
傳翁主墓在同郡位谷山亦非禮葬也土人謂是穿

公墓之左者豈其然乎有二子四女男長卽元碩竟無后次克昌官至僉正女長適直長李承尊次適李義碩次適盧孟昆並隸軍衛次適叅奉辛舜聃僉正娶陽川許蓼女有一子千齡官寺正其後承緜緜如縷今惟一兩家守翁主墓云嗚呼公之孤忠勁節必多有可記者而大禍之餘世級旣邈子姓甚微文獻無所遺苟非抽金匱之書配茅屋之祭則殆不知世有鄭鎮撫焉况於言行德業之散見者乎雖然子不云乎君子不多也觀於公一節耀宇宙垂無窮則已足矣何必多乎哉謹撮其槩庸備太常氏採擇焉

直提學鄭公

誠謹諡狀

自古君子遭時不淑往往罹於禍者是皆厚受構捏變眩名實被之以不韙之目然而百世公議猶不可誣也至若名之曰忠指之以禮而以是爲極惡卒加之以大戮歷滌千古惟燕山時直學鄭公而已謂之誣也則忠與禮公所固有也謂之惡也則天地間亦有是耶是固無待於辨雪而若係褒崇之典又烏可缺哉嗚呼公忠孝大節人也其忠本於孝時聖朝開國未百年公私喪禮多襲前朝之陋惟公於居憂也獨執喪如禮廬於墓饋奠必手執之旣吉雖係劇官

朔望必詣墓以爲常誠禮之篤蓋如此及登朝值成廟文明之會公盡其移事之義處論思十餘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惻怛誠懇繼之以苦爭 上嘗目送之曰此予益友也諭銓部曰某也才實合輔導勿遷也由是玉署外不得爲他職是時經幄之臣皆鴻儒宏材咸謂公之忠直不可及也 上嘗於內苑對月賞菊延公入商論古今治亂遂執手曰非君安得聞至論乎舉大觥命之三公醉不起 上解衣覆之使小黃門守之公旋醒感涕拜稽而退守者以奏命以所覆衣遺之家一世榮之及 成廟賓天公獨行

心喪之制常處門外一樸陋小次未嘗入內亦未嘗對人諧笑疏食菜羹終三年世所未見也始燕山嗣位有顛覆之漸公以承旨隨事規諫觸主怒又爲權倖所基間投之散地者久公旣流落見疎悼時事之日非作望美之曲以寓其繾綣之思其辭曰以我思子心子無我心似子心苟可似天下寧有是思之縱未能無疾猶可已其旨悽而婉有楚騷之遺音焉於是公之子博士舟臣進曰主上昏亂禍將及矣盍去諸公曰吾受 先王厚恩當與國偕存亡今迫矣義不可去俄而甲子之禍作廢主素惡公勁直追咎爲

先王服喪詭激不情竟論死子舟臣號擗不食亦死
時人憐之曰父忠子孝死亦何恨嗚呼方喪守制卽
自盡臣子之禮而寓於乎之思也雖以猜暴之主非
所惡聞而乃置之死者彼昏方自肆悖淫惡羣下之
守正不啻如當門之蘭必鋤乃已公安得免乎昔隋
之高頴追頌開皇之德煬帝不是也謂之魚藻之義
遂殺之舊說魚藻詩刺厲王也厲王政亂故思先王
云公之不忘先王是亦視以魚藻之義耶方公之議
刑也主詢於玉署諸臣諸臣皆恐懼不敢開口以待
新堂鄭公鵬鄭公一代名流也時以校理至至則曰

可誅諸人皆愕然曰雲程有是言耶雲程鄭公字也
鄭公曰一人死何如衆人死公遂死後之人不能無
慨於雲程公非獨朴松堂英之論爲然也夫無罪而
殺大夫貞亮如新堂者不能出一言以相救益見其
時事之乖謬莫之矯以存也悲夫及 中廟改玉追
伸戊甲諸賢之冤公首以世德懿行旌閭 贈吏曹
叅判及 顯宗朝多士疏請享于廣州之龜巖卽公
墓之近而追配于先恭戴公也公晉州人諱誠謹字
而信考諱陟卽恭戴公也出於州吏事 世宗朝爲
修文殿大提學其文章才德爲世名臣公生於正統

丙子姿稟端方器度天成人皆謂賢父肖子成化戊子中司馬甲午釋褐始歷例授數官選入弘文館遍轉館內七銜至直提學壬子始擢銀臺至左副承旨皆在 成宗之世至燕山初公已見忤自是不復居邇列矣 成廟嘗欲試之民事特旨補海州公居官守正政先化俗乃增修鄉校擇秀俊者居之躬自教誨儒風丕興舊例釋菜後飲福必用女樂公禁不可列郡聞風而止仍爲式晚而不安於朝出爲驪忠二州聲蹟常第一忠原人說公廉謹爲治自奉甚薄監司到州方殺鷄爲盛饌傳爲美談嘗使日本彼所贈

遺輒痛却之一日乘昏使來問疾饋之藥蓋封黃金托言藥也公拱手立曰雖藥也暮夜不敢受揖之出島夷服其廉乃齋香茶之見却者上于朝請傳與之成廟命之公公曰臣不喜香不喫茶今歸矣尤非可受也 上無以強令禮部還之稗乘云 祖宗朝設豐呈宴例陳優戲有一優以沙櫟盛桃實三奉而前一優問將饋誰曰將遺鄭某曰物雖微豈肯受之俄又以寶器貯之銀盤奉而前問曰欲饋誰曰往賂一勲貴耳曰物雖珍豈得滿其心也噫俳優賤夫也區別涇渭有如此士大夫持身可不謹乎公剛介清白

根於天性立身行己惟古人是範不與俗詭隨其於榮辱毀譽得之以是不得之以是卽所謂不易乎世者也大學士鄭公士龍於公及見之矣撰公碑以爲公於事見枉必欲矯直當義奮不顧忌以此見重亦以取禍嗟呼公之禍卽時不幸耳豈其直與義爲之崇哉公前後固一人也當大有之世主聖臣直交修以正其獲乎上而孚于下皆是物也逮乎明夷之時暗主在上君子道消金矢爲枉蘭蕙不芳在易爲君子致命而已公亦如之何哉此湘潭漁父欲以鮪糟餒醜托諷於三閭大夫自古亦有此一種議論而若

以公之直道正色爲自就罟獲則未免命辭之差其不爲脂韋汨稽者幾希苟如是也莊生之緣督鄉愿之媚世然後方可爲明哲之道而朱子陳徐之論未足爲正義耶此於公不可不卞之詳也公之配貞夫人文化柳氏正郎孝章女生五男曰礪臣生員曰舟臣殉乎公者也曰霖臣曰麴臣叅奉曰梅臣府使舊碑所稱孝謹無忝者也初恭戴公旌於孝又被清白選以是傳其家公及舟臣梅臣之子兵使元祥叅奉元麒叅奉元麟並著曾閔之行礪臣之孫思亮官典翰元麟之子孝誠官監司監司之子百昌吏叅

其弟弼善百亨當丙子亂扈從江都死之諡忠景忠景之妻李氏妾金並同時殉節世所稱鄭氏十旌門也於廉吏則恭戴公以及公與公之子梅臣皆是也我肅考有教曰鄭氏五世之間三錄清白十旌門閭三綱萃於一門較諸江左卞氏殆過之宜有褒異之舉命賜守墓軍四名式至今不廢蓋殊典也嗚呼天於善人其報施之理非一道也或以榮顯或以名德要之在子孫者爲多然又豈如公門之多賢惟忠惟孝以承公之遺馥若是其輝赫也哉蓋公之潔已好禮純出於至誠而無僞故其受報也亦如此世之

有疑於天道之舛者觀於此可矣挽近以來亦零替殊甚一盛一衰固理之常而冷弁寒儒若干人力微勢孤無以揚其祖之美迄未蒙節惠之典士林之齎歎久矣去年秋廣州儒生魚命德等蹕路齊籲事下政府大臣引國典有儒賢及死節表著人雖非正二品特許賜諡之文以爲事當援此例上允之朝家崇報之道至此尤無憾矣第其年紀夙邈文獻不備畧採海東名臣錄諸書及掌故家所記文字不嫌其俚俗惟以俱收爲主者久遠之事事當然也是庸撰次如右以備太常氏裁擇焉

左叅贊韋菴李公 最中諡狀

公諱最中字季良後改曰仁夫受之於寒泉先生也
自號曰韋菴佩先公之遺戒云公族之族葬於廣州
宮村者出自 世宗別子廣平大君諱璵廣平生永
順君諱溥文章勲業爲宗英之光六傳至掌令 贈
左贊成諱迥卽完南相國之從子於公爲高祖曾祖
諱重輝郡守 贈領議政祖諱濡領議政惠定公忠
厚老成爲 肅宗朝宗臣考諱顯應縣監 贈吏曹
判書妣貞夫人豐山洪氏僉正 贈左贊成諱重箕
女公以 肅宗乙未生生而稟質耿介惠定公最鍾

愛以遠到期之九齡文詞筆法俱夙就賦詩有雲捲
明月出青天如我心之句弱冠隨往于判書公南平
任所就僻奧處構小竹室讀書其中官吏罕見其面
旋遭判書公喪旣吉就南宮試其從父兄大司諫公
存中文章士也筆劣將曳白公爲之替寫而自已則
不納券曰不如是非專意於爲兄也人以爲難自是
屢魁泮庠甲子中司馬丙寅拜 溫陵叅奉病遞久
之拜童蒙教官公以童蒙之不就學於教官已久當
考講時苟充以應非所安也乃逡巡焉又換移至
宗廟署直長以提調非其人不仕 英宗二十七年

春中庭試文科隸槐院明年登注薦由注書選翰薦由翰院陞六品明年拜兵曹佐郎差別兼春秋又以僚官非其人陳書被譴敘拜 世子侍講院司書又明年移文學領相李公天輔言睿學成就專在宮官乃薦文學優著者九人公爲首尋拜文兼移司書遂兼漢學教授教授乃瀛選前極望也旋被瀛選準點連拜弘文館副校理校理乙亥春 上以主第修舉事有親臨之命公上書曰人君一動自有儀度如欲修舉則一有司足矣何至於聖駕之躬臨乎倉卒令下軍衛不備聽聞撓攘氣像忙遽是豈清路鳴鑿之

節哉遞拜副修撰差問事郎又差纂修郎冬 上有儲慶宮毓祥宮外親贈職之命公上書曰貶贈之典等節有限未嘗有及於外親者今此下教寔出成憲之外過禮之恩固不足爲榮而古所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云者無或近之乎不報明年入侍崇文堂勉進君德仍及時弊凡屢百言多人所難言者上嘉納之特命尙方造貂帽以賜曰乃祖規模儒臣得之矣尋以繡衣往廉于關東之淮陽郡所歷沿邑悉加採訪黜其尤無良者及復命命更以釐正使往淮金兩邑清釐穀簿於永平監賑公奉行惟勤移粟

以濟飢民簸揚麤穀減其空殼之縮六千餘石以祛積弊是行也凡四入金城輒逢大風疑有冤氣未伸覈得殺人而掩匿者經七朔其屍不腐遂按之如法闔境異之歸拜司僕寺正學教授兼文學兼弼善執義獻納副應教者再或出或遞丁丑正月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值 貞聖王后昇遐纔舉哀駙馬鄭致達以死聞 上遽下躬臨之命公涕泣諫曰今日纔遭罔極之變又爲此過中之舉此何事耶情境雖切事體截嚴當此更鼓之已深離內殿之喪次臨主第而行吊豈不爲聽聞之駭惑乎滿廷臣僚若使 殿

下出宮門一步地則書之史牒豈曰朝鮮有臣乎此時動駕決不可爲矣 上震怒曰亟退亟退公曰成命未寢之前雖死決不敢退矣 上嚴教遽職十月特拜三陟府使本府荐經凶荒而孑遺之民重困於火結蓼稅公上書革其弊乃招流戶賑飢口助種糧防徭役又買牛分給勸民耕作一境賴安時麥穗纔吐爲風雹所傷忽傍枝抽生或兩歧三歧仍以大熟民間歸功於太守及聞公欲棄歸邑村男女衛守官墻三日不解旣歸立生祠曰蘭谷齋己卯拜掌隸院判決事旋除水原府使不赴明年拜司諫院大司諫

請對于 小朝因災異陳戒殆千餘言並蒙睿獎
大朝聞之特賜虎皮曰此元輔之所不能也冬拜廣
州府尹公邑人也素知境內利瘼故舉而措之民到
今稱之周年移江原道觀察使公於本道威惠旣著
不勞而事舉民立去思之碑及瓜內遷歷敦寧府都
正成均館大司成弘文館副提學者再工戶吏禮曹
叅議而爲吏曹者三爲銀臺者亦三明年春帶副學
上親臨玉署書下玉署長官宜思任重八字仍命侍
講公因文義多所敷陳大要以祛私慾進賢才爲本
上嘉納之三月十九日卽 毅宗皇帝殉社之日也

將有事于皇壇 上以是日乃忌辰疑於用樂欲改
卜他日公以獻官進曰聖上以風泉之思親行享祀
情禮本也樂末也此年此日不可虛也與其改卜日
無寧樂不具也議不行因流轉天官地部冬出爲驪
州牧使明年夏棄歸七月 上詢于大臣曰陞秩爲
亞卿者誰當先大臣以公對 上曰任國事綜庶務
無過此人特陞同知義禁府事拜禮曹叅判移司憲
府大司憲承政院都承旨兼備邊司堂上都摠府副
摠管遞拜漢城府左尹兼同知經筵事移副提學吏
曹工曹叅判丁亥復入吏曹還工曹四月丁洪夫人

憂已丑服闋拜副提學遽由禮曹移吏曹兼弘文館提學明年正月臺臣尹弘烈上疏言事 上震怒大臣爲彌縫計率百官庭請勘以絕島椿棘公不得已隨叅而旣又悔之至欲草疏自訟會拜副提學因侍講奏曰臣於大學誠意章毋自欺三字有所凜然者矣日昨庭請事實有欺心欺君之罪臣若以庭請爲是而叅之則可也心知其爲非而隨衆爲之此而爲之何事不可爲伊日聖心煩惱天威震疊大小臣僚莫不惶遽失其本心乃爲此舉是豈以誠事君之道乎國體之損喪實有無窮之憂甚非所以貽後之謨

也後數日擢拜漢城府判尹豈非公之所奏有概於聖心耶時有酗酒者於路上侵逼婦女 上舉先正趙文正在都憲時男女異路之事慨歎不已特除公大司憲公上疏畧曰世級已降人心漸溺傷風敗俗之事不一而足肆我 殿下慨然發歎緬懷先正甚盛意也臣愚死罪以爲 殿下威斷臨下閱歷旣多聖意之所拂則無論言之是非一例摧折聖意之所向則無論人之賢否每事假借言路閉塞士氣消沮私意橫流仕途混淆奉公盡節未見其人懷祿保位曾莫之耻如是而風俗安得不變紀綱安得畢張

殿下雖有過中之舉亦安得不一一承順也由今之俗無變今之道則雖使先正復生竊恐無以展布其四體豈不惜哉遽拜刑曹判書時方編文獻備考公與其役奏曰近例於親鞫時輒以朱杖衝撞胷脅罪囚多死於此古法不然也請禁其謬規以示好生之德 上卽允之命載諸刑考以爲成憲仍下備忘大加褒嘉面錫馬以賞之移禮曹判書兼知義禁旋罷未幾敘拜吏曹判書辭不許先時臺臣李奎緯以言事被譴纔敘公首擬臺望坐是罷旋敘拜議政府右叅贊兼知經筵移吏判兼同成均違牌罷 上卽教

以今日冢宰捨此人誰先敘而復之明年春遽拜知敦寧復入天曹旋罷時權公震應上疏觸時諱 上怒權公之謬議付於公之政命榕棘于甲山五閱月而宥明年正月敘拜銓長 上敦迫切嚴公不得已復出時持平李衍祥疏引蕭杲卿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之言辭其職公上疏自引曰爲銓官而必以不能言者苟擬臺望則其爲塞言路之罪當如何哉因徑出 上特命禁推仍有稷山投畀之命旋寢夏敘拜 世孫右副賓客復長天官時賊臣鄭厚謙陰竊威福顛倒是非朝著大變竄逐相望公慨然歎曰

桐江遺稿 卷之八
吾不西行大禍不止蓋有感於賈彪之言也遂赴政
堂乃以厚謙並通於賓客提學兩望知公者悲其心
不知公者訾謗四至公直受以爲罪而已每遺令家
人曰他日我死銘旌勿書銓銜以志吾過也遽爲右
叅贊尋復判吏曹以臺望失檢擬坐罷敘拜京兆尹
時趙叅判榮順論斥三凶復官事被鞫遠竄 上猶
以朝廷不請討威怒震疊公以藥院提舉方入侍特
旨除大司憲公辭避不得黽勉請加律而啓本無聲
罪語 上臨門拿問命竄旋寢明年春以宗簿提舉
奉御牒登大白山復命拜咸鏡道觀察使冬咸興城

底火延燒千餘戶公節蓄廩餘至誠經紀俾免失所
之歎處藩周年清淨無事日與幕僚登樓賦詩而吏
民以爲巡使威令近古無比云公素有退休之志名
其亭曰林下蓋取唐人詩林下何曾見一人之意也
壬辰以後尤不樂於在朝低徊者歲餘至甲午孟春
公年纔躋六旬遂引病乞骸蓋用歐陽之例也 上
優批不許踰月辭遞拜右叅贊還朝更申前懇疏三
上 上始許之而悵惜之意溢於絲綸至宣麻時公
奏曰臣今退矣請進一言以畢願忠之懷可乎 殿
下每當激惱之時諸臣之言一或違拂則天怒急遽

威罰隨之有罪者未必抵法而無罪者乃反橫罹是以舉懷全保之念專事唯諾雖或面從輒有後言無一人以誠心事上者 殿下誠孤立矣臣事 殿下有年竊欲以無隱之義爲藉手事君之道而亦隨迫隘之時欺心欺天負 殿下多矣臣雖不敢明言 上曰素知卿直今果然也遂親書御製詩一句仍命賡進公自是以後一驢一僮往來林壑間飄然有出塵之想而時節慶賀進叅無闕曰古之謝事者莫不屏跡自高而吾則異於是上有九臺君父未忍長往不

得不爲此屑屑之行也晚年居三溪之巢雲庵塊處山中樂以忘返或言其幽絕不可居公笑曰滿山青松無非我友雲月巖泉供我嘯詠何寂寞之有每以藁屨蓑笠負杖逍遙於水石之側人不知其爲昔日宰相也然而宗國一念不以進退而有間或聞朝廷之舉措乖宜輒憂歎不寐而亦絕口不言得失人或語及則輒謝曰我野人焉知時事及 先王初元湖西安儒疏言賊臣洪啓禧爲陶庵嫡傳上以接乎宋文正請設書院 上以公爲陶菴門人召問之公對曰啓禧自兒時雖受學於李文正而第以均役一事

觀之其學可知若有得於文正豈如此哉其著書雖多皆浮淺小技則淵源非所論也 上褒以所對明的焉至六年壬寅工曹叅議李澤徵疏及宮闈事前持平李有白繼而上疏語益激次第就鞠獄刑官更覈其奴僂誣引及於公公與澤徵素熟而自以休致之人於疏事實不與也然不悅之類煽動浮言繼請拿鞠 上念其家本世祿身是已退親問而酌處之 梲棘于靈巖郡楸子島時禍色罔測內而搢紳章甫交章請討外而押去之路發軍防守校吏搜身至奪袴襪所以窘辱百端必置之死而公如赴樂地處之

夷然也及過羅州羅之士李東燦舊客也間入見曰公謝事久胡爲乎茲行某當隨而死生之公愕然揮之出及出訶者已在門矣轉致之營獄問謫去者出何等怨謗告則生否則死李生仰面呼曰天乎李公賢大夫也忍誣以求活耶遂備受楚毒死於獄聞之者莫不咨嗟曰李生固烈士然而不有公之素行感人者深則臨患難而得其死力烏能至此哉鎮寬伯父竹石公公知心友也先於公致政當公之禍於朝退街上遇一當路者呼公字曰季良豈爲逆者公不可以一言乎其人縮頸揮手曰大監醉矣大監醉矣

遂去不復言舉世傳誦咸爲竹石危之而公之冤不待卞而可知也公旣就謫其梲棘以三丈之木圍覆於簷密無罅隙日星不漏凡棘籬舊規爲律雖嚴槩存防限而已不如是甚也此則押付者新令也烏民驚惑以爲前未所覩也公處於坎窞衣不改着足不出戶惟日誦大學章句兀然手一卷卽自警編也竟於甲辰九月十三日卒于園中疾革招守烏吏與之酒屬以後事曰吾得罪以來不盥已三年矣我死沐浴必潔斂用常服傳語吾子使藁葬淺土以待之十二月柩返權厝于宮村舊里卽光秀山之麓也明年

蒙恩除罪籍乃用庚戌月日啓窆不數十武就而合于夫人墓之右畧如禮後七年丙辰因嗣子義秉蹕路鳴冤 上特命暴其冤仍復官秩公議之獲伸不俟百年世皆謂當初處分非聖上之本意也今 上元年特復二李官仍賜藏于公隱卒之典益無憾矣夫人咸安趙氏忠憲公重晦妹也多質少文類忠憲潔貞謙畏儀刑于夫子生一男一女男卽義秉早中司馬公議憐之屢舉一命不出女適牧使洪秉德男義至女適尹慶勗卽側出也義秉三子二女和淵叅奉好淵天友淵女尹輔一金純喜庶子莘淵巖淵洪

秉德三子遇變正言摯變南變公於文主乎辭達詩亦雅馴類多率口而成未嘗有雕刻自銜之態遺集凡若干卷藏于家公性度剛介容儀簡重望之如峭峰削壁人不得攀物無所依然而仁厚爲心自其家傳而每事必傳諸誠實是蓋自知其稟賦之偏而矯揉琢磨以濟其不足非所謂氣質之用少學問之工多者耶昔者第五京兆氣峭而議則寬薛簡肅性剛而政則惠不如是固奚異於琴瑟之專一也哉是故其可稱道者多從性偏處點化出來於事親也誠孝高於人弱冠服斬致哀踰節鹽醬不入於口親戚尊

堂憂其脆弱不支而公則執禮愈固胃家受傷遂成貞疾事太碩人奉養則祿俸厚扶將則子孫衆世所艷稱公所固有而以其高年多疾發作無常故公未嘗解衣而寢疾止猶不復初終身如此涉獵醫書精究藥理太碩人所進湯餌非手劑不進也晚年寢席上嘗有涕痕家人恠問之曰吾性不如伯仲氏之和且順故侍親側或有歉於色難之訓到今追惟自然淚下非深愛存乎心豈如是乎長房之奉祀者無以爲禮公翊立別廟於墓下置祭田以贍之祭物每親自檢送而如有犯染者過之遽命易之其致潔至此

事伯氏右尹公如事嚴父而至於事之可否則未嘗苟同近於切偲而右尹公每許以知心終無間然此其所以難也右尹公歿與仲氏監司公不忍暫捨往來京鄉必與之偕得一味未嘗獨嘗焉急於周恤每居鄉值霖雨祁寒則斗米束薪遍於宗族之貧者設社倉於楸下畧倣南康舊法名曰共年困教子弟必誠必信俾循規矩小或差失誨責備至或言其教訓太嚴公曰小事飭勵乃所以不納於大過也居家御衆或至於切切刺刺而如陷于重辜者則必掩覆之其有得乎癡聾之義歟其接人也苟非其人未嘗假

以色辭登科初攝起居注有一達官之不欲語者問曰彼隅坐者是新及第耶公反席而坐竟不之答人以冷面誚之而其操守可見也晚與厚謙相值於敦匠之所彼欲接語則公必顧而言他竟不使交一言此蓋兩通後也及逾豎洪國榮專擅朝權慕公清名意欲藉而引重使人致其辭曰金相公旣落致仕公亦次第事也公曰將欲置我於何地辭氣甚嚴語者惶汗而退時賊臣宋德相假儒名方造朝朝士大夫奔走盈門而公獨不然或請其故命抽朱子封事讀至近習用事曰此朱子之難進也彼以山林而以國

榮爲主何足見也有一朝士以從班出入之人曾不與國榮接其面目公歎曰君非今世人也不恤其家世寒微遂與之約婚其好惡之正皆此類也嘗評論本朝人物至鄭松江澈輒激昂曰人短其不能容人而非實量狹也正氣勁節實是君子而豪傑者也若有所平生感慕焉素與鎮寬先人友善間以微事告絕三年及先人以刑官奏釋酒禁被謫者千餘人公在遠貽書請復交語人曰仁人也何可絕也凡於事上之節務積誠意有公事坐而待曉其赴闕輒在人先每上奏御文字必跪讀十餘遍而後進之遇逮事

國忌則雖內殿諱辰必行素謫居時亦如之新海衣羹爲海上佳味公於島中以未及上供不之嘗其居官也守法甚嚴不作移換而府庫充溢每做事切不要近名守令不輕置下考曰守令之臧否專在監司之導率耳前後處外官未嘗傷一人命杖未嘗輕加十度而威令振肅在北營時獲一死囚以聞命依律公曰彼固當死特坐癡騃耳對案不食俄而駟遞至乃減死傳教也公喜乃進飯今人每意公處事一於剛方而若其宅心仁恕則人固不得以盡知也性嚴於辭受雖藩閫例饋近貨者却之厩無肥馬衣不絹

帛在官而冷淡如家居位高而朴素如布衣凡世所稱財利貨色皆泊如也其立志自少堅固既長謁陶菴李先生先生甚器重之勉以向上工夫自是益自奮勵而每以疾病奪志不能肆力於茲事爲恨然而公之雅言輒曰學問非別件物事只在彝倫日用之間公於立身行己之節未或遠離於先生之道則公雖曰未學學在其中矣是以其言曰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誠而已無自欺三字卽吾人沒身符也此豈無所受而然哉嘗以古人自期先憂後樂願爲良醫而立朝殆三十年誥命六十有九提舉十有

一外職兼銜不與也位非不高也任非不重也席未暇煖事多擲掄未克展布其素蘊惜哉雖以銓部事言之三年八除殆若得君之專而仍而梲棘也編配也下獄也餘悉以微罪罷未嘗有終三月淹也非他不與世俯仰也然而特立獨行超然於洪流潰決之際人之視之如水底之寒石爐中之剛鐵銷鑠不得保有本色所以人不得以親疎也世之知不知皆以一代之清操歸之不亦賢哉特以時運多艱人不諒我雖不無一二事叅差而是皆有說焉耳當厚謙之兩通也或笑于公曰櫟泉晦軒之追奪金相公趙鄭

兩尚書之竄謫何關於公而乃爲此遑遑也今而後世道庶可少靖也歟趙尚書卽指我先人也昔者康對山爲救李崆峒一見司禮太監而天下不之深非者憐其志也朱夫子欲以彼閤門者處一節度之任而趙相國不從雖死靡悔豈不以權之爲道非大賢以上不可議也歟後之秉國政者固當以餘干爲正然而救時之術亦或有包含彌綸處尙論者恕其心而不泥其迹庶可矣惟是栢府一着公則自以爲負其心世則亦以爲非所望而槩於是時咫尺承命無所於迴避是直公不幸耳特其自暴者初無聲罪又

不連啓竟至於拿之竄之而公則猶以爲不慊也及趙公之放還也素知公心故要與相見而公謝曰旣發是啓復交其人非心所安終不見之及至深於自引果於決去夫然後爲快於心而亦足表於來後耶嗟呼良玉微瑕不以自匿故謂之忠名驥一蹶時有不利故謂之青眚不以掩其德忠足以補其失此非公之謂耶昔我英宗大王嘗謂公過於隘滯及筵退一大臣顧謂公曰令公須去隘滯公笑答曰顧所以藉手事君者只一隘字今又去之特一空空物耳何補於國哉及暮年知遇益深至教曰李某苟當一

隅可以立節又曰至誠爲國而未能柄用予之過也
上眷如是而公已退矣亦粵我 先大王每惜其早
退又諭公從子義翊曰卿叔請除撞杖一事必有陰
德至於壬寅之事始雖不幸旋蒙恩滌此蓋由於公
之平生忠悃有以素結於君父故也近世如趙樂靜
錫胤俞大憲檄貞亮鯁直號爲名臣當 孝廟時聖
人在上羣龍勵翼而彼二公者乃或百謫而歿身屢
罹於非辜此宋文正所以嘯唏而不已也卽所謂命
也如公者又於命何哉可悲也畧掇其碑狀及平昔
所聞見者爲之文以俟夫太常氏進退焉

傳

劉副帥 克良 傳

副元帥劉公名克良延安府人父府功曹母京師宰
相家婢也少時碎主翁玉杯逃至烏嶺少憩猛虎突
至攬衣領一日走至五百里至延安府底投之卽功
曹家也功曹喪耦纔窆異而娶之遂生公及孤家甚
貧移居松都負薪養母鄉里以膽勇稱城內皮井里
有甲第多鬼魅人不敢處公僦居焉夜半有丈夫十
二人白衣入公奮拳毆之皆竄入竹林間明日就而
安碓乃於響應處鑿地五丈得銀人如丈夫數蓋陰

用兵法覆瓮聽穴地聲也學武技登科在朝諸公爭以將才薦嘗除沃溝縣監母謂公曰吾本人家婢子於汝顯官非分也公大驚抵京訪主家以實告請削科爲奴主拒之曰若非吾奴也勿復言公曰母言實奴何敢背主欺君乎主義之爲放良券與之後公至貴猶稱主每至其家自里門步進有所獻必手自持納嘗爲衛將方分軍也聞一宰相邀之欲遽起僚官曰分軍重事子何徑去公曰舊主見招不敢少遲一座大驚歎及壬辰四月倭奴入寇朝廷遣巡邊使申砬禦之以公爲助防將申將軍北邊猛將也與尼胡

數戰立奇功膽氣方盛謂倭奴易與耳次于忠州之獐川背水爲陣公苦諫不聽乃請別陣自以步卒三百人上竹嶺拒之倭兵到山下逡巡不敢爭皆從鳥嶺入申將軍死之公兵少不能戰率所部間行赴行在又以副元帥從申砬於臨津時體察使金公命元守江灘斂船艤北岸賊不得渡日出兵挑戰我師不應相持十餘日賊乃焚廬幕撤帷帳載器械爲退遁狀砬輕銳無謀見其兵少欲渡江襲之京畿監司權徽與砬意合刻日會戰或曰我衆雖多皆疲弱所恃者惟江邊土兵今遠來罷弊若休息數日勝之必矣

巡察使韓應寅怒其沮軍情斬以徇金公以應寅新承命不受體察節制故不敢言公老將也習兵事以爲賊之羸誘我也力言不可砮欲斬之公憤曰逗遛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豈敢避死所不敢輕進者恐誤國事耳奮然而出及砮乘船公曰大將渡我何敢後率其屬隨之六月十七日乘夜渡左衛將李薦遇賊於上流急與之戰敗績公亦遇伏於山後遂下馬踞輅床曰此吾死地也麾兵力戰手彎弓射賊爲賊所害砮狼狽還騎馬渡江溺死賊遂渡臨津 上聞公死教曰劉某力戰死陣上其忠義傑然命贈兵

曹叅判謚武毅遣禮官招其魂葬於平山赤巖後與宋東萊象賢金淮陽鍊光同享松都之崇節祠初金艾軒時獻深於易嘗持被禁中公亦在直偶夜設卮酒啖棗侑觴語闌及易公縱談陰陽變化之妙達於天地有形之外艾軒大驚服醉不能盡其說晨起就叩之公曰吾武夫安知易醉裏狂言醒不記也及公歿後艾軒每惜其奧義不傳云

外史氏曰劉副帥卽衛將軍之不幸耳青本人奴以下士稱猶不若公之守分爲尤賢以公之賢且才使得如衛將軍之專則烏嶺可守臨津不敗其功不成

天也非人也余守松都嘗以公之事白 上上命訪
子孫久而後得於金川僻處有數農家殘微如綫召
編本府武學生間爲余說公逸事可聽也及過皮井
里見朴公師益樹公遺墟碑摩挲感慨置守戶焉
狀

湍金割界事宜狀

臣於見職之未叨也獲奉 天語之及於故都者屢
矣克軫官民之凋殘必欲奠安而維持之雖周后之
恣殷宋祖之眷西京無以過此臣固欽頌之不暇及
茲承命分司而委畀之 聖意特勤摯焉臣於是倍

激衷悃頓忘庸陋竊以爲官與民皆國事耳苟效絲
毫之益卽爲臣酬恩報德之所所以莅任以來窮思
竭慮究其弊源之可掾者考之圖籍謀之父老周審
山川之體勢則本府也按勝國之墟枕畿海之交軍
容之壯民物之殷非不屹然爲巨鎮實則地方三十
里不及一小縣編籍萬有二千居城內者三之二農
戶不足以供都市而四境又不足以處農戶則所以
拓土之議起而因其近界之相錯者舉欲東闢疆於
長湍北割地於金川非特羣情之至切抑亦地勢之
使然此前後守臣之陳請難數也雖然昔之陳請者

民庶之願也今也則守臣之願甚於民庶何者本府地既狹小稅則惟輕徒以子母之殖供億公費而一自頃年蕩債之後所收債息亦既減半并他雜稅之零細者都不及四萬而一年經用浮於所入益之以不時之需蠲減之費以致年年轉縮不得不行一切苟且鄙瑣之政猶不足以繼之犯本取用歲且數千債本有限又幾何不消盡乎西都管轄之地朝家之所倚重何如而蕭索如此寧不寒心誠欲祛其弊亦多有難便者若如丁未之劃錢貨也則不論添債之難易恐無可劃之公貨矣若如癸卯之添倉穀也則

惟此人稠地窄糶易糶難有不可專靠於什一之耗矣若如丙午之請關西米也則顧今地部日匱經費多端其何敢比歲加請乎此所以莫若稍拓地界之爲便耳然此一事在本府固所適願在他邑誠爲持難夫郡縣疆界自古有定如欲宰割於其間則得者雖益失者必損求者雖切主者必嗇是以請愈勤而防愈力也若臣之意則有異焉在前請割於長湍者多則二十里小不下十里而今臣之所請卽沙川以西一線之地在彼無甚失而在此則所望爲甚切驟以論之此地延袤至小其於得失似無輕重然而從

前執言求割者不過曰城外教場也花谷書院也松岳半面也山城道路也此四者並在此中顧其勢不可不求割若夫民庶之願則爲其塚墓之所寄也以此爲請雖涉小民之私懇亦經界事體之所不可已况其陳荒可墾之士間亦有之移屬之後次第起耕則其於本營豈曰少補之哉至於金川之二南面在該郡如懸疣在本府如項背得其地則境內游手之徒可處也收其稅則營中燃眉之急可掇也所以割附之請非今斯今而其所代償者皆欲以平山所在本營之粘石屯相換以其名則似矣而顧其實則大

小不侔殊非共濟之義且近專利之嫌臣則無是也竊欲明其分數通其好惡雖未猝富於本營要不貽害於隣官則恐非該邑之必爭而朝家亦何至靳許也或疑其如是則得之奚益此有不然者若於彼此換易以後收其冗費墾其荒棄以補公用之不足則此其所得不亦多乎夫閏月餘分也能補天運涓流至細也終添河海古之善治國理財者皆此術也天下萬物固無暴長暴肥之理且况此疆爾界均是王土也均是王臣也徒欲偏利於所管則非惟爭端所起事必無成亦豈和平公共之義哉願其兩面之地

人稀境僻民貧賦重故肥沃之土亦多陳荒今若得之則府民之敗於商利者皆欲耕於其野而烟戶之供租稅之羨可增歲收可補軍需此固殘局不些之利而抑亦有關防之所重者今夫白峙鎮在於二南之終境實爲大興之後障而其嶺阨形勝與青石洞相表裏正是一當百之地臣於比者躬審到此察其形便此鎮曾爲本營所管而旋屬海西者也此而還附本營則二南不可不割二南可割則此鎮不可不屬揆其事勢如皮毛之相屬不可離者也其險旣如此而控制若得宜則他日緩急可敵數萬甲兵其爲

國家之所關甚重而官民之利從而附焉此臣所以尤眷眷也或者以爲二南雖移屬所得無幾若以金川全郡盡屬本府而移其邑於營下罷貳衙之分供則較諸二南所得殆倍之其言固然然而事有掣碍者夫疆界之割劃固是小事必須先審地理次究事勢次之以民情然後可矣觀夫青石洞之爲關阨卽天塹也鐵限也左挾礪峴右控白峙太山周遭飛鳥難越此實封疆之大界分也今棄此限而使全金內附焉移其倉廩徙其訟獄則踰越險阻貽弊多端至於大小使星之出站接濟亦爲難便最是一邑士族

不願爲松民必也移屬之後則浮言胥動將致騷擾此豈經遠之計哉難之者以爲二南亦金川地也獨無人情之同然乎此則臣固替探而躬訪之悉矣此地便是絕峽故一兩家外元無以士爲名者居民則利其松都之稅少役輕莫不願爲之民而惟是鄉品十餘家特以松無鄉色故恐其上下不及而掉頭不願似此微事何足持疑於大計乎或云全郡猶可移屬而二南若割則全郡爲病此則阻塘之言也假令全郡割附則獨不曰一道爲病乎凡此數件事前後諸臣之可否文字并列如左畧附臣愚見於其下庸

塵睿覽焉

臣謹按松西移屬之議厥惟久矣府籍雖缺然百年以來可考也在昔 肅廟辛卯守臣金萬埰始言之其時左相徐宗泰右相金昌集覆啓而左相請以松西之半或三分一以其水川爲限右相請以分地川定界竟從右相議旋因畿營爭之久未決逮己酉守臣宋正明俞命雄等相繼陳聞更以口井峴減限爲界又因臺言而寢之云臣聞之境內故老則皆言其時長湍守武人也嫌其疆界之見削陰使松西百姓要於守臣之歷路粧出男負

木江遺稿 卷之八
女戴流離奔走狀竟入於臺臣之風聞守臣閔鎮厚以爲朝廷之體外臣不可與臺官爭事遂已流傳之言雖不可信理或然也伊後守臣金雲澤朴師益等或疏或啓皆請以口井峴爲限至先朝庚申駕臨本府之城南樓因民人呼籲命守臣考故事以聞廟堂嫌其紛紜更改而不許之至丁未守臣李性源又言之上特遣備郎圖形以進前後八十年間凡再割而三寢之然而民人之抑鬱顛望蓋至今如一日也竊以臣愚見言之分地川以西非特松西一面而已松南亦太半折入則長

湍之削也滋甚此非容易更議者也口井峴以西疑亦可矣而抑有不然者顧今大臣國舅名家巨族之葬於斯殆數十姓松楸百年之後若使移屬本營則雖爲蘇瘼之地終涉曲循於松民之私懇其於事面已是如何設令朝家之許劃如已亥事臣則決知其既得之後賓客之供葬祭之庀實亦朝體國典之所不可已非直所得不補所亡此非本府之所利也明矣至於沙川以西則地不過蕞爾而其形如熨斗雖其平田所在如斗之柄而岡巒之會如斗之腹腹圍可數十里統以言之本府

之所爭教場等四條並在此中而得寸得尺實爲本府之利使本府而無此則比如人之有狼戾之病也豈直無名指屈而求伸哉且况此地無禮葬之所而盡爲松民之北邙臣於入境之初見老少攔道訴其見侵狀往往有泣下者朝家何靳一黑子之地不以慰故都子弟乎夫以湍民之不願屬者猶以謂沙川西則屬松都夫孰曰不可是豈無所然而然哉在昔此議之始也故大臣徐宗泰卽長湍人也欲以松西之三分一水川爲界蓋其素諳地勢熟知民情故其言如此以是求之沙川以

西是已故臣竊謂故相之言爲宜

臣竊以沙川以西爲請者前已粗陳之矣此地田摠凡八十餘結如得專附於本府則可當一面但是摠訓屯及司圃署折受在其中矣雖欲請劃惟彼諸司各自有主其孰肯徒然見失哉至於上納實起不過十五結其賦雖微實係正稅亦非臣之所敢請其餘烟戶之外如干陳頃處卽所以驅農民而爲受稅之資非不零星原其所請不出於此直以疆界事面之爲不得不然者而發則陳起多少有不可計矣且如軍摠則摠廳東伍軍外上納

相江遺稿 卷之八
番軍三十二名亦甚數少但今該府之搜丁最艱
闕伍尙多若使本郡代充則其弊不些此則當自
臣營收捧上納臣營雖弊甚豈爲其些少番錢而
反擾隣境之民爲哉

臣謹按大小南面移屬之議雖始於乙亥守臣尹
汲而此地本松都所屬牛峰縣不知何時折入金
川往在 肅廟丙辰因守臣金徽之請而劃附小
南一隅於中營以是考之則是議也起於丙辰於
今歲甲三回矣惟此移屬之便否觀於前後守臣
之奏備矣有從地理而言者莫詳於戊戌守臣俞

彥鎬有從民願而言者莫備於丁未守臣閔鍾顯
其要皆歸於補營需而又其言未嘗不拖引白峙
鎮此鎮曾屬本營而及其還屬海西也雖以營儲
之不能接濟爲辭今則該鎮自有接濟之餉耗元
無所藉於該營則竊意伊時之移送似由於二南
之屬他邑而是鎮也處其終界故越境相管不能
無牽掣者歟獨於癸卯守臣徐有防陳疏也不請
二南而只請白峙者似異乎諸臣之言而亦豈以
二南爲不欲哉甚言白峙之不可不還屬耳至若
備郎趙鎮宅言則兩下說去不立的論蓋其小官

相江遺稿 卷之八
陳奏之體與守臣疏啓有異故也若乃海西之前
後防塞自是守土之常情而今考其啓本槩是謄
傳金川與兵營狀而敷陳之矣或以爲二南若失
則不如盡革金川半屬松營半屬平山然後可以
支保或以謂不出數年金川之民盡爲松民此正
不以辭害意者而考其實則不然顧今二南雖未
割而兩界實相接何嘗松都之爲淵藪而金川空
虛乎假如革其邑而分其地則金川一郡便入烏
有之鄉有何支不支之可言乎且夫持難乎白峙
者或以謂當賊爲頭兵家所指或以謂緩急防守

主客勢異是兩言者反若爲松都而言顧彼地勢
爲海西當賊乎爲松營當賊乎旣屬之後則屬者
爲主不屬者爲客隨時勢異固其宜矣大抵設險
固國所以內保而外禦也本鎮介乎松海之交在
松都則其勢爲依險而前據在海西則反爲起險
而退縮其於控制之得失何如哉且况白峙之路
由松岳之後步涉臨津上路直出于楊州之綠楊
驛實爲京師之北門也捷徑也其間無嶺隘之固
郡邑之守則備禦之方疎虛莫甚臣竊爲之慨然
也至於二南移屬之利害業已罄悉而若其租稅

之區劃軍丁之分排則今臣別爲陳列于左
臣竊謂事有輕重理無物我天下萬事何獨不然
而治財爲尤甚今二南事言之賦稅歸於地部而
守土者金川也求割者臣營也除祛物我之私則
處得其公矣能審輕重之別則事得其宜矣近者
本營凋甚無以自保請割於隣境者一則曰開荒
也二則曰租稅也金川之靳之也非爲其山川也
爲其粟米麻絲之供於官耳此而奪之則殊非均
平之政故臣以爲若係營邑之需一一計還如左
契焉可也况今經費漸繁地部無以計給則凡爲

分符之臣者縱未能任土地闢草萊以助國用之
匱乏其何敢侵削地部之原稅以肥外官哉臣以
爲稅大同依例上納爲宜

高麗太祖陵閣重修狀

麗太祖再完金甌統三爲一功烈巍赫樹立宏達朝
家前後崇報之典靡有餘憾而惟是顯陵香祝之磨
鍊未及與崇義殿一體舉行乃於軫念舊都之日特
降修明曠典之教祭閣之葺理香祝之下送寔出繼
述之聖意則其在守臣奉行之道不可不十分恪謹
毋敢一毫少忽臣敬奉聖旨卽爲馳往麗太祖顯陵

詳審其祭閣則當初初構之年紀雖無可考重建則寔在康熙五十年辛卯蓋其歲月寢久椽棟多朽實則制度樸陋簷戶低窄比之村巷祠屋猶有遜焉實非所以妥安歷代王靈之所其間亦有屢次葺理之舉而不過牽補而止則風雨不蔽固是卽事而所見之未安爲當如何臣之前席所陳者良以此也今於特教之下若或因循葺治又復如前則實非我 聖上曠絕之德意躬審後卽差臣之營裨一人解事首校等鳩材募匠使之監督臣亦往來董飭同祭閣廣二間長三間仍於本基卽爲改建而間架遵舊制度

頗麗本月初九日先行告由祭當日始役而境內士庶及王氏之後裔莫不感頌至仁欣覩盛舉皆願以工役來助而臣則慮其情雖如此力或未逮乃於助役之中十許其一二未過二旬工已告訖猶有餘材剩瓦添造叅奉之守直所三間今則祭閣之體制軒敞丹雘鮮明豈但邱隴增輝侈一府之故事而已哉實所以繼 先朝營建崇義殿之美規而克彰我 聖上仁厚之德則宋之白牡之祭周之振鷺之頌未必專美於古昔臣不勝蹈忭之至至於物力之如干所入從後論報於該曹計料監董裨校不過一時微

勞故不爲論賞

柯汀遺稿卷之八

